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螢窗清玩 第三卷 游春夢

詞曰：天地等蜉蝣，霧捲雲收。人生能有幾春秋？莫把青春虛度了，特地埋頭。銀漢邈悠悠，織女牽牛。也尋快活，也風流。自古誰如天上月，與世長留。——調寄《浪淘沙》

詞意蓋謂人生百歲，光陰如白駒之過隙。必須及時尋個自在，方不辜負終身。就如上界女牛，亦且歲歲渡河，尋個風流快活。何況人生世上，日去一日，年復一年。忽忽悠悠，不目旬目而星星白髮矣。餘舊制有閒居賦一篇，其起處云：

人生好似路旁繫，才自榮兮才又折。人生好似天邊月，才自圓兮才又缺。一日舒徐十日忙，能得幾回閒裡歇。君不見，瑤池玉洞有神仙，飲酒看花年復年。黃鶴倒騎渾不顧，一朝游遍九重天。如今我亦愛閒居，般般世事都如愚。萬丈紅塵爭掃卻，不看山水就看書。

賦意亦即要人忙裡偷閒，及時行樂。如此卷中所載，先朝一樁故事，真能出煩惱之城，游安樂之國。而得人生之大自在者也。天崇間有劉生者，諱詔，字子章。閩之崇安人也。有軼才，性疏蕩。高量偉志，卓爾儒林。年甫十三，已游龔序。十五而占蟾宮之首，十六而題雁塔之名。其凌轡於雲路間者，往往令人退避。是年十七，守職詞林。適其族人劉克寬，輿內侍謀奸，事覺棄市。生恐波及，托故而歸。時其父劉世昌，正遷浙西瑞州府尹。甫蒞任，生往省之。父以生之未暗也，寓之耳房。夜則責之攻書，日則與之視事。生素曠蕩，苦於所拘，而不敢辭也。不覺梅中雪盡，柳上春來。麗景良辰，引人入勝。

生偶倦坐窗下，忽一僮馳一駿馬，飄然而來。生問焉往？僮曰：「往遊春耳。」生曰：「吾偕之可乎？」僮曰：「可，吾方欲指引於君，君當少待。」說訖且去，俄而復至。隨後一馬，令生騎之。倏忽間，來抵一莊。樓閣參差，竹樹陰翳。生問曰：「此何所也？」僮微笑不言。有頃，一青衣飄然而出。揖生曰：「何方貴介，請抵草舍進茶。」生足跼足脊不自安，請之再三，生始下馬。偕進，詣一閣，珠簾半卷，繡戶微開。柳映紗窗，花眠玉砌。正立望，忽有雙美人，嬌妝豔服，揭簾而出。相視驚喜如平生歡。既遣坐，生知為豪貴眷屬，屏氣消聲。而二美人則雅意慰勸，清談娓娓。坐立口頻笑，芬香襲人。須臾，有青衣進曰：「酒溫矣。」於是二美人扶生入席，暢飲酣談。旨酒嘉肴，星羅棋佈。生頗飲得有興，忽見案上有詩一首，生取而覽之。題曰：「春樓曉望。其次韻云：山雨染雲為柳葉，江風剪水作梨花。生吟詠至三，歎為佳句。及酒微醉，生起辭歸。至中途，而僮已俟於樹下。生曰：「子何先已在此？」僮曰：「吾有急，故欲歸，特於此俟君耳。但君此番遇合，異日必有奇逢。君其記之。」說訖，滿目煙雲，而僮已不知所往。生亦迷離恍惚，魂魄消沉。猛然醒來，卻是一場幻夢。

仰視窗際，月色已落，燭燄微明。因而憑案挑燭，沉思夢中光景；覺目觸處，猶睹美人之色。耳聽處猶聞美人之聲。蘭麝之香，依然透鼻。自想曰：「這場夢幻，不似尋常。其中必有實人實境，特我未得身歷耳。況那僮來去古怪，其雲此番遇合，異日必有奇逢。恐是神仙降世，指引吾輩因緣未可知也。」想到妙處，不覺拊掌自喜。忽又想曰：「但是夢中所見地方，不知其屬何處。今就以我尋那兩美蹤跡，亦何異大海撈針。想到難處，又不覺撫膺自歎。因研墨制夢美人賦一篇云：

夫何春宵之明媚兮，月朦朧而吐光。群花棉蕩於東曉兮，鬱香奇配之奇香。紛萬籟之窈窕兮，樂融泄其未央。渡蒙茸以延佇兮，顧宇宙之微茫。恨孤身之孑孓兮，慨古人之雲亡。藍橋邈而莫睹兮，洛浦阻而且長。魂黯黯其欲銷兮，徒覽影以自傷。夜遲遲其未艾兮，倚南窗而獨宿。橫憂懷之怏怏兮，馳靈魂之逐逐。神縹緲其飛兮，若徘徊於楚岫。糾蓋蓋之長林兮，燦孺顏之華屋。步容與其未造兮，徒龍鍾而躑躅。忽荃蕙之幽畹兮，聲喁喁其喧贖。聊引步以覬覦兮，驚伊人之如玉。容女句女命以修佼兮，含渥飾而如天。寶髻聳而峨峨兮，垂髻美而且卷。星眸炯而精朗兮，修眉淡而聯娟。笑嫣然而嫵媚兮，聲啾啾而動憐。披瑤之環珮兮，銷翡翠之螺鈿。彼毛嬙而於茲兮，又何足以呈色。將誇娥之降世兮，詎或可以爭妍。質妙其幽閒兮，志解泰以窈窕。既皎皎於霞外兮，亦亭亭於物表。淡以安和兮，紆閒跬而臨眺。乃相這於繁陰兮，獨重吾以俊肖。若彷彿有舊兮，第莫測機緣之冥杳。忻相對以宛轉兮，恣呢呢之妍笑。譚弄絮絮兮，攬袂袂以相邀。揭湘簾而並入兮，盼紅闈而寂寥。陳嘉言以晤對兮，吐蘭氣之飄飄。布羽觴於錦席兮，飮玉需珉之醇膏。大白浮而交錯兮，極其樂之陶陶。聿茗而枕藉兮，寄遙情於素毫。心凱康而莫明兮，意纏繞而莫搔。訴真慄於歎曲兮，伸月盟以勞騷。忽忿忿而索別兮，或軒袂以稱遽。攬餘手以送情兮，聲嗚咽而不能語。悲相對而飲泣兮，情淚泫而如雨。步遲遲而回盼兮，乃使我屏營而不忍去。神情怖而顛倒兮，獨倉皇而失據。靈魂而忽返兮，遂恍惚而不知處。宿鳥群而交噪兮，覺東方之已曙。嗟靈夢之雲異兮，心惘惘而悠悠。憶芳蹤之宛在兮，覺音容之尚留。勞餘心以忍但兮，苦輾轉以銜憂。曾不知彼姝之何在兮，俛俛乎吾將焉求。嗚呼，仙耶、神耶！何離幻以光怪兮，乃栩栩其未休。使餘心之苑結兮，耿萬古與千秋。

一日，生有友人建一山閣，工甫告成，邀生偕游。並求題詠，生乘馬以往。日晡方歸，路經一莊。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。山環水繞，壯麗深嚴。而莊前一曠花園，林木蒼蔥。亭台璀璨，奇花異卉，妒艷爭紅。生見園門半開，勒馬門前。眷戀賞望，忽窺見杏花深處，俏立一絕色佳人。綽約輕盈。宛如仙子。生看得魂消魄散，幾欲撞下馬來。那美人亦閃掩徘徊，半藏半露。又恐生見，又恐生之不見。但聞嬌聲滴滴，問青衣曰：「馬上誰家粉面郎，焉敢窺室家之好如此。一時愈覺嬌羞宛轉，欲去又不忍，欲往又不能。生不覺目注神凝，如癡如醉。扼腕而歎曰：「這相思害煞我也。」俄聞隔花有咳嗽聲，那美人偕兩青衣，斂衽遽避。生偶立半晌，亦悵然而回。是夕茶飯俱忘，蒙被倒臥。長吁短歎，殊不勝情。捱至雞鳴，猶自神思縈縈。一夜何曾合眼，乃起拂箋搦管。揮成三絕，以據懷。

立馬遲遲對夕陽，歸途剛遇杜韋娘，
只因未識劉公子，笑問誰家粉面郎。

其二云：

尋芳我過宋家東，十里花香逐晚風，
春色滿園遮不住，一枝濃杏透牆紅。

其三云：

紅妝冉冉下紅樓，謾步苔階彩石榴，
剛被劉郎迎一笑，走回花下暗低頭。

按，三詩純是寫人寫景，而情自在個中。適其時城南有一宦者，姓白諱慶雲，字景龍。舊為浙江鹽運使，晚年歸田。生父劉公甫蒞瑞州，即與交厚。是時白公偶遭惡疾，沉臥纏綿。劉公令生探之。生曰：「不知路徑奈何。」劉公曰：「城南十餘里一莊，山水迴環。煥然華麗者是也。」生退而喜曰：「此非遇美人處耶？劉阮天台吾今可得重訪矣。」於是策馬就道：「望莊而來。既抵門，投刺請謁。俄有小公子出，揖而進之。歷階而升，直詣高堂。施禮遜坐，及茶畢。生即造榻，見白公問安。曲陳劉公遣來省探之意。白公十分感激，款款慰勞。乃呼侍兒，扶起身來，與生接談。未半晌，生起索別。白公不許，曰：「今日乍見賢台，自覺精神頓爽。吾等既係通家之好，何妨聚首數天，以慰老夫飢渴耶。」生曰：「家父懸懸，理宜覆命。」白公曰：「就令來僕先回，稟復嚴命便是。」生猶四顧躊躇。公曰：「不然老夫自臥病以來，事務家門無人料理。而小頑鳳翔，年幼未暗，不能自籌。今日敢尊尊駕者，只欲賢契暫為分任耳。」生慨然曰：「既如此，老伯尊命，敢不敬承。」公大喜。館生於得月堂。自後賓客往來，錢穀出入，悉聽劉生裁處。

時值花朝令旦，柳日芳辰。日麗雲開，澄就玻璃海宇。花明柳暗，綴成錦繡江山。禽啼帝子之魂，草長王孫之恨。馬嘶風於紫

陌，醉客尋芳，鳩喚雨於青林。佳人拾翠，堪歎客愁無奈，轉憐春色有情。生於是日閒坐無聊，散步階外。行到小門開處，卻是一曠花園。亭榭參差，池林沉寂。花呈錦簇，鳥奏笙歌。劉生傍柳隨花，縱其遊賞。忽至小亭一所，翼臨清池。額之曰：「一鏡亭。」精潔清幽，珍玩四塞。生知是家人遊宴之所，少歇其上。但見亭上琴書羅列，圖畫雜懸。案上一壺，貯酒殆滿。生捧起微吸，忽覺香透肺腸，真玉液也。於是對花引盞，聊飲數杯。不覺美酒困人醉，臥於竹牀之上。須臾，半夢中聞，聲嚶嚶然呼曰：「春花秋月，爾們快來看看，此間睡者何人。」俄聞一個應曰：「此劉公子也。他寓於得月堂，何故在此晝寢。」又有一個曰：「此非馬上的粉面郎耶？」三人驚喜而笑。又有一個曰：「昔人謂六郎面似蓮花，看此郎又當在蓮花之上。」

劉生夢中徐徐醒來，把手一伸，把眼一抹，蹙然而起。驚得那美人無處躲閃，羞怯不自安。生就而揖之曰：「小姐何人？若非玉女下凡，定是誇娥降世。」那美人含羞答禮，以袂掩口而應曰：「妾小字玉環，白公之女也。」生曰：「小生因今日花態撩人，誤造小姐貴居，萬祈雅量。」白玉環曰：「令尊與家君有兄弟之誼，則吾輩亦有兄妹之情。既係通家，何須介意。」於是彼此讓坐，乃命春花洗盞，秋月獻茶。劉生微把玉環審視，忽暗驚曰：「此非花下佳人耶？」既而審視至再，又暗驚曰：「此又非夢中美女耶？」轉又將春花、秋月審視，竟是夢中所見的青衣。而外面樓閣園林，宛然夢中所歷光景。一時聲聲稱異不已。玉環曰：「郎君初臨，何故詫異如此。」生遂將昔日夢游此地，細細述來。玉環曰：「天下事豈有如此，斷乎無之。」生曰：「吾固知小姐之不信也，但夢中曾見小姐案上一詩，題曰：春樓曉望。還記詩中有：『山雨染雲為柳葉，江風剪水作梨花，』之句。未知是否？」玉環駭然曰：「是矣，此乃初春之際，與表妹金月娥唱和之詩。以此想來，真為郎君神魂所觀矣。奇絕，奇絕。」說訖，也詫異不已。

生曰：「令戚金月娥何許人也？」白玉環曰：「係本省吉安府人，初生時，其母夢月宮素娥降室，故以命名。而其母則家慈之姨也。昔姨丈早歲登第，為湖廣黃州別駕。一載而卒，斯時姨母，左攜弱女，右抱孤兒。孤苦零丁，憂勞交迫。家慈傷其孤特，邀他母子至此同居。與妾同研，最為相得。而月娥尤質性敏慧，才高道蘊，學邁班昭。嘗謂妾曰：「朝廷若開女科，則狀元榜眼，當在吾等之手。是真以閨閣而抱廟廊之志者也。今七載矣。姨母久欲還歸故里，以為他擇配完婚。今歲初春，飄然遠別，雲山渺渺，欲睹無從。未知十載深情，復得一朝聚首否也。興言及此，往往傷懷。」言訖，嗟歎不已。生曰：「姊妹懿親，豈有終無聚首之理。不足憂也。但金月娥既負奇才，其舊時所為詩文，當必存而未泯者，乞賜一覽。」玉環曰：「數年積稿成帙，恐難一覽而終。君不惜數日之留，方可盡閱。」因指小屏上一幅花箋曰：「此吾等臨別時唱和之作也，君讀此也可知其大概了。」生離坐即而讀之。

其第一首，是白玉環起韻云：

十年相伴碧窗紗，天上飛瓊萼綠華，
夜靜閒階同對月，春深曲徑共看花。
拈將針線情彌切，談到詩書意倍賒，
今後分攜天海外，芳心如棘淚如麻。

其第二首是金月娥步韻云：

芳心如棘淚如麻，萬里雲天道路賒，
寒雁聽來猶有恨，故園歸去已無花。
重門鎖斷春秋色，兩地催殘歲月華，
安得更逢前日會，十年相伴碧窗紗。

其第三首又是金月娥唱韻云：

十年相伴碧窗紗，日寫黃庭誦法華，
每對金樽同鬥草，更拈玉管共題花。
離情獨與啼鴉慘，別緒紛隨去雁賒，
低首自憐緣分薄，芳心如棘淚如麻。

其第四首又是白玉環和韻云：

芳心如棘淚如麻，煙水雲山望眼賒，
含笑已非連理樹，忘憂翻作斷腸花。
歸途恨指孤帆遠，異地愁驚兩鬢華，
若是五更尋舊夢，十年相伴碧窗紗。

劉生讀而復讀，歎賞不置，曰：「喁喁兒女語，卻本丹心血性，結撰而成，故為佳也。至於如此縮韻唱和法，前人實未有此格。閨閣得此，自可特拔千秋。」玉環曰：「當時別恨刺心，離愁割膽。神情交瘁之際，有何佳句成章。貼諸屏上者，欲往來觸目動心，不啻如見其人也。」生曰：「忙時若此，則平時之製作，可想而知。古今來，才女佳人，如卿之姊妹者，蓋亦罕矣。」玉環曰：「吾輩閨閣女流，雖有文章可觀，而無事業可紀。亦不過風流自賞，不旋踵而已。等塵灰奚足貴也。即如郎君才高望重，名登竹帛，業著簡編。既擅譽於生前，復流光於身後。而使天下萬世，知奇男子中，有郎君之一人良足貴耳。」生曰：「此未盡然也。夫事業固可驚人，而文章亦堪垂世。固未嘗以男女異之。誠如卿言，則伊古來，有男子而成事業者矣，而簡冊所載者，能有幾人。有女子而擅文章者矣，而經傳所傳者又何止一人。總之，廊廟有廊廟之名，閨閣有閨閣之譽。即如漢之班，而班昭自可與超固而並譽。晉之謝，而道蘊自可與安朗而同稱。他如楊氏容華，蘇家小妹，無非以文章之彪炳，而垂閨閣之休光。亦何嘗以父子家人建事業於廊廟者，而相掩也。」玉環喜色曰：「聆君明言，茅塞頓解。古謂得一知己而無憾者，正妾今日之謂也。」

二人復談移時，玉環乃離坐曰：「今日閨中有事，暫請告退，尚容後會，再接清談。」言訖，率春花、秋月，冉冉而回。劉生恍然追望，如有所失。自悔曰：「我一向思念花下佳人，夢中美女。怎麼同坐半日，竟未曾挑逗他一言，豈非癡呆。」忽又想曰：「夢中所遇兩個美人，其一既係白玉環。其一必係金月娥矣。小生何福，幸借一個成親，雖死九泉，亦可以含笑矣。」於是自行自付，悵然以歸。明日，生復潛往一鏡亭，冀欲再睹玉環也。及至，則花陰寂寂，闐無人聲。為之惆悵不已，兀坐晌許，因取案上紙筆，書一絕云：

憶昨天台路已通，特來重訪水晶宮，
池亭寂寞人何在？惟有桃花映水紅。

劉生寫完，朗誦一遍。忽外面有人厲聲曰：「人何在，還是尋甚麼人。天台路，也不容俗士竊到。怎麼在此糊塗亂寫呢。」說未畢，已躍亭中。非他人，乃春花也。劉生笑曰：「娘子一向溫柔，何故反面如此。天台總非俗士可到而游，昔日之天台者，非劉郎耶？」春花曰：「我甚麼反面，只恐爾識得兩行字，熟得幾句書，便要弄弄班門。在此賣弄筆墨，豈欺吾等全不知詩耶。」說訖，轉面忍笑。生曰：「焉敢欺娘子，以不知詩。只是一時有感而成，佳與不佳，所不計也。何故見責如此。」春花曰：「豈不聞泰山之上，更有泰山。滄海之外，更有滄海。若在他人，則爾或可抗衡一二，只是吾等眼下，豈容爾豪氣凌人。但爾既謂能詩，我且與爾考過一考，看爾怎樣。」遂拈出紙筆置於生前，生曰：「娘子何相迫如此，小生何曾自謂能詩耶。」春花曰：「爾先迫我，怎得是我迫爾。今番爾便說到百句不能，也不免一考了。」生猶遜謝推阻，春花曰：「爾何怯我如此。」於是一面說話，一面吟詩，頃刻之間，已成一絕。送與劉生看曰：「爾能和此一首否？」生曰：「能與

不能，何妨領教。其詩云：

小亭春半綺筵開，不問人情即問才，
謾道青衣無彩筆，飛瓊今已下瑤台。

生看畢，暗暗驚喜曰：「原來春花亦有詩才，就與他唱和一番，也是幸事。況我今日正要顯個手段，令玉環看重十分哩。」因臨箋醮筆，顧春花曰：「娘子佳作，鏗金戛玉，穎異凡音。真所謂強將之手無弱兵者也。敢不步韻，以志弗忘。」遂一筆和成，遞與春花曰：「下裡之詞，幸勿見哂。」春花接看云：

大曲休將細眼開，塗鴉那識謫仙才，
請看一管如椽筆，掃卻人間玉鏡台。

春花看畢，正色曰：「郎君之詩，固不能贊一詞矣。妾聞有高人識者，必有過人之量。今妾故意憑凌謔浪，以戲郎君。而君果處之恬然，毫無怪責，是真有高人識，而有過人之量者也。妾於此雖欲譽之，而何能盡於口。雖甚愛之，而何能罄其情哉。」

生此時方知，春花前頭，厲色厲聲，乃戲己也。因微笑曰：「吾非有過人之量，但此心見了娘子，便動個可憐之念，深愛之情。雖有微愆所弗計也。」春花聽了，十分銘感。

忽從玻璃窗，窺見玉環倚柳俏立，臨水觀魚。急呼曰：「小姐好自在呵。婢子今日鏖戰詞壇，敗於劉郎之手矣。」玉環顧而笑曰：「吾知汝今日謔浪劉郎，輕敵若此，安得不敗。」春花曰：「小姐何不出胸中百萬甲兵，決一死戰耶。」玉環曰：「戰吾不能，當為子求成耳。」言未已，上至小亭。春花遂呈唱和二詩觀之，玉環閱遍，笑顧春花曰：「云云亭亭，焉敢與泰山比勢。此即汝所云班門弄斧者也。」春花曰：「婢子固不堪言，但今日才秀登壇，豈容辜負。小姐倘有雅興，也當與劉郎唱和數章。」玉環點頭曰：「良然，良然。吾正欲與劉郎步韻聯章，以志一時遭際之幸。」劉生亦大喜稱妙。玉環曰：「今日妾乃詞壇之主，宜先起韻，庶免強主壓客之譏。」遂依春花原韻，揮成一絕。命春花呈與劉生曰：「率直寫來，莫怪唐突。」生覽其詩云：

杏花樓上雀屏開，玉尺端歸女秀才，
不是蕭郎塵外客，豈容輕上鳳凰台。

生看畢曰：「吐屬雄偉，浩氣橫秋。薤露陽春，可謂曲高和寡。」因信筆和就，命春花傳與玉環曰：「愧小生巴裡庸詞，安敢拋磚引玉。幸小姐香奩妙手，還期點石為金。」玉環接詩覽云：

一點春心結不開，半緣愛色半憐才，
蓬萊縱隔三千路，終要乘風上釣台。

玉環覽而贊曰：「吐談作錦，咳唾成珠。黃鶴一章，洵令青蓮閣筆。」因復成一絕，傳與生云：

十載香閨一鏡開，長留鑿拔狀頭才，
騷壇墨客知多少，未許期登玉女台。

生又和一絕云：

昔時彩筆夢花開，曾檀金鑿奪錦才，
為道相如能賦客，也應重與醉琴台。

玉環接看畢，命喚取秋月到亭上。謂之曰：「吾等今日和詩作樂，尚欠司錄一人。汝可在此做個謄錄罷。」因將以前數詩，交付秋月，教他檢一空冊，將前詩逐一登錄冊中。復又構成一首，命春花傳與劉生云：

芳心一點為君開，今日叨逢倚馬才，
翰墨同緣真有種，妾身翻愧祝英台。
劉生看竟，轉付與秋月登錄。亦和成一首云：

感卿何幸笑顏開，坦腹慚非逸少才，
卓氏絲桐慵未撫，直須攜手入花台。

玉環看了正色曰：「君以逸少自待，事尚可原。至以卓氏待妾，則將以淫奔之事屬之矣。絲桐未可輕彈，花台豈容遽入。」因信筆揮一絕，以示生云：

寥落閒亭筆陣開，止將詞賦會英才，
春心不與花心發，莫把金台當鳳台。

劉生微笑曰：「金台惟賢士可居，即鳳台亦惟賢士可到。蕭郎之外又何人哉？」遂和一絕云：

十分春意向誰開，辜負巫山作賦才，
神女也知心匪石，有情應許夢陽台。

玉環看罷，執詩在手，低首無言者久之。生會意，為之謝曰：「小生性溺情狂，冒瀆小姐，萬勿見怪。」玉環曰：「吾等男女唱和，已屬嫌疑。所為之詩，務須對得人過。幸勿以淫詞見戲為妙。」復又書一首以明志云：

十丈紅塵掃卻開，悔教今日誤憐才，
瑤池不許狂風度，深鎖重關上綠台。

生閱竟，付與秋月登錄，因和一絕，以解玉環之意云：

自古同心解不開，況逢國色與天才，
雖然浪說高唐事，爭逐區區下鏡台。

玉環復成一絕，傳與劉生曰：「國色天才，固堪相愛。但禮法所在，宜共聞之。生接詩讀云：

羞顏素掩幾曾開，深泥郎君不世才，
明月未堪廂下待，神交惟在望英台。

生失笑曰：「得小姐神與之交，雖死黃泉實為無憾。」乃和成，喚春花遞與玉環。其詩云：

一種春心兩樣開，深閨何事苦招才，
古來薄命知多少，酷惜明妃去紫台。

玉環見詩，笑謂生曰：「君為明妃惜，吾則為明妃幸，何也？使明妃紫台終老，亦不過大漢一宮人。何如一曲琵琶令，千載文士騷人，憑弔於無窮也。」言未已，而詩已成。

碧桃初破柳初開，紅綠叢中各逞才，
低首自憐春色好，卻離露井與章台。

生得詩，看曰：「今日紅綠初勻，促膝談心，何章台露井之足云離也。」因和之云：

有情連理亦同開，何況奇香值異才，
自古鶯花終有主，莫教紛散落泉台。

玉環曰：「君才自高，終為鶯花所累。」因又書一絕云：

清思異境自天開，七步翻成八斗才，
學海驪珠驚獨得，知君終與屬蘭臺。

生看罷曰：「蒙卿過褒，愧極彌甚。」遂和云：

桂林曾詡一枝開，今日方驚詠雪才，
才子若非班馬輩，斷難握筆到鸞台。
玉環接詩，謂秋月曰：「今日遇文壇飛將，刀筆困乏，不能敵矣。汝盍代我接戰一場。」秋月乃臨箋成一絕云：
幾度紅窗繡幕開，何緣叨遇冠天才，
願教青帝常為主，柳綠花紅賣酒台。
生見詩喜曰：「娘子詩意，頗謙鄙懷。」因和成，令秋月登錄。
青眼垂兮碧眼開，幸逢佳會愧無才，
卿如有分終憐我，應與重遊弄玉台。

時秋月錄畢，喜而贊曰：「合觀諸作，真可謂錦繡之口，星宿之胸，金玉之音，刀鋒之筆。其聲大而遠，其詞麗而工。吐珠玉於行間，神驚鬼泣。撥煙雲於紙上，鬥落星寒。擅五字之長城，倒三江之巨水。鏤金錯彩，何殊陸海潘江。拾翠剪紅，穎異春椒秋菊。筆參造化，直追蹤俊逸參軍。思入風雲，更媲美清新開府。跨青蘭之小技，凌紅杏之雄才。登李杜之騷壇，殊堪並駕。入劉陶之藝苑，更可齊驅。」劉生聽了，暗歎其舉口成章。因問曰：「二位娘子，不知何時而學，卻也成如許奇才。若無小姐，則二位也可冠絕一時了。」秋月曰：「吾等久待小姐筆硯間，豈聞近朱紅，而近墨黑乎。」生喜色曰：「滿亭才麗，觸目琳瑯。今日遭逢，可謂畢生大幸。」時大家交相贊羨。春花曰：「吾等何足道，昔金月娥有侍兒小鶯者，其在此伴讀時，博洽多能，尤出吾等之上哩。」生聽了，愈歎慕不已。時正談得酣暢，玉環就教春花回取酒饌，與生酌之。並令秋月、春花隔坐侍宴。

酒至數巡，春花不覺掩口失笑。生問：「娘子何故見哂？」春花笑曰：「婢子因飲酒食肉，便想起一樁笑事，所以可笑。」生曰：「既有可笑之事，何不說來一笑。」春花曰：「昔有一癡翁，每自謂其精通論語。平日一舉一動，總要效著論語的話頭。一日拿著一本論語，白文亂天喊讀。其子呼食飯，不出。問其故，答曰：『吾要學夫子個發憤忘食哩。』至晚，子又呼食飯。翁雖出食，卻兩口而止。子又問其故，翁曰：『吾要學君子食無求飽哩。』次日，其子以翁食，少以肉供之。而翁卻不食肉。子又問其故，翁曰：『吾要學論語那句不食肉哩。』其子沉思曰：『論語中何曾有不食肉這句書？』翁怒叱曰：『汝狗才讀盲書眼，怎麼這句書就想不起來。待我念與爾聽，不食色惡。不食臭惡。不食失飪。不食不時。不食割不正。不食不得其醬。不食肉。雖多不使勝食。這句非不食肉麼？』其子笑曰：『錯將幾個不食字，連下讀了。』翁不服曰：『理解宛然，怎說讀錯。』一日，翁臥病，其子以藥湯進之。翁不肯服，其子問：『何不服藥？』翁曰：『吾要學論語那句，死而無悔者。』其子曰：『無理之句，何必學之。』翁曰：『聖人之言，如何無理？』後翁竟以疾而亡。小婢念及於此，是以笑耳。」劉生聽了，笑個不休。

玉環顧生曰：「這妮子雅善滑稽，每出一言，往往令人噴飯。」春花曰：「昔又有一童，最善滑稽。每對人都稱自己盡通三教。一日有人問曰：『汝既盡通三教，汝讀儒家夫子是何人？』童應曰：『夫子是個女人，觀夫子所云，我待價者也。若非女人，何以待嫁。』人又問曰：『釋家釋迦是甚麼人？』童復應曰：『釋迦也是個女人，觀金剛經云：跌坐4坐。若非女人，何以有夫有兒？』又問曰：『道家老子是甚麼人？』童仍應曰：『老子也是個女人，觀道德經所云：吾之所患者以吾有身也。若非女人，何以有身？』」

劉生曰：「滑稽之言，全在無理中說得有理。所以可惡而復可笑。」玉環曰：「這妮子，任爾舉一件物，他都說得一般笑話來。」生曰：「既如此，今日飲酒，就說酒中一句笑話罷。」春花曰：「昔有一人好嗜酒，一日與眾酒徒入一酒家。窺見牀下置一舊瓦壺。以手探拿之，壺頗重，以壺藏有酒也。喜甚，以口微吸，卻是一壺宿溺，臊臭不堪。自思曰：『吾既錯飲此溺，還要誑他們飲之，方不被他們取笑。』於是連聲稱曰：『好酒，好酒。』中有一個也好嗜酒的，聽得口中流涎。接過壺來吸之，覺臭氣通腸，亦知是溺也。因也誑之曰：『果然，好酒。爾們何不嚐嚐？』又有兩個奪壺爭飲。於是鱗次誑去，到最後一個，將壺中的溺不覺啜得乾乾淨淨了。大家心中明白，暗自叫苦。卻又面面相視，不敢做聲。」

時春花說到此處，劉生已笑倒幾上。春花曰：「陸士龍何善笑如此？」劉生曰：「娘子有此聰明，若用之於文章一業，當有大可觀處。」玉環曰：「他也曾學過文章，但都是嬉笑怒罵之作。曾見其幼時作有時文一篇，是吾老矣三字題，還記其後比云：目不睹日月之色，耳不聞雷霆之聲。視聽徒思，莫辟殘年之聾聵。而回憶千駟馳驅之日，真覺血氣之既衰也。則撫耄耋之朽骨，而蜂須鶴髮，已不堪對鏡而徘徊。腰也，而若弓之彎。背也，而若駝之負。鞠躬盡瘁，空嗟晚歲之艱難。而回念瑯琊遊豫之時，真覺精神之頓減也。則緬暮景之殘軀，而鮐背龜形。竊不禁臨流而慨歎嗟乎。人非似玉，傷鳩杖之空扶。齒欲成珠，痛雞肋之莫嚼。今而後，吾惟願衣帛而食肉焉可耳。」

生聽而笑曰：「遊戲嘲哂，妙語解頤。其雲千駟馳驅、瑯琊遊豫，更能切合景公著想。」玉環曰：「妾自與月娥賦別之後，閒愁鬱結，寂寞無聊。幸得他們嬉笑排解耳。」正說間，忽有白公侍兒來，說老爺叫喚小姐。玉環乃匆匆而去。

劉生亦匆匆而回，是晚對燭繫思，終以不曾剖一心腹為恨。少焉東方月出，溶溶素女斜傾，出海之盤皎皎。姮娥高掛飛天之鏡。玉環是夜有感不寐，偶與春花、秋月賞月花間。俄聞琴聲冷冷然，淒淒然。自得月堂風送而出。緩急疾徐，音韻清絕。玉環側耳曰：「此劉郎所鼓也。」乃偕春花等，潛往窗外聽之。但聞唱西廂調云：「況是落紅成陣，風飄萬點正愁人。昨夜池塘夢曉，今朝闌檻辭春。粉蝶怎沾飛絮雪，燕泥已盡落花塵。係春情短柳絲長，隔花人遠天涯近。有多少六朝金粉，三楚精神。」唱畢，撫琴而歎曰：「琴呵！琴呵！可憐爾無知音賞呵！爾盍與我送個好音，到我那小姐玉雕成，粉捏就的耳朵兒裡去。小姐呵！爾那裡知小生吃的甚苦呵！」玉環聽得柔腸寸斷，不覺長吁一聲。生聞而驚喜曰：「窗外其有子期耶？」乃舍琴而出，即視之乃玉環也。

生喜色曰：「月色融融，花陰寂寂。小姐夜半至此，不知有何妙意，見教小生。」玉環曰：「無心而來，無心而去。那有甚麼妙意。」生無可著語。玉環又曰：「所謂隔花人遠天涯近者，指何人耶？」生曰：「請小姐試思之。」玉環曰：「莫非欲以西廂事相待否？」生曰：「非也，此不過因春惜春，以曲奏曲。豈故為小姐而云然耶。」玉環吁曰：「雖然君子多情，莫謂佳人無意。君云爾者，果其為春計耶？抑其為妾計耶？倘有深情，何妨共剖。」生曰：「憶自夢中一接，花下一迎，隱恨幽情，不堪言喻。倘不以劉昭為可棄，乞早決一主意，以慰終身飢渴之思。不然苦恨交深，恐終為情而死耳。」玉環惻然曰：「佳人才子，疇獨無情。妾之思君何異，君之念妾然。女流不足以謀事，乞君速倩月老，以約良緣。庶幾燕婉之求，不致鴻離於魚網也。」

生大喜曰：「金玉之音，是由久旱而逢甘雨者也。定當盡心圖事，以了宿緣。斷不肯兩美相逢，等諸畫餅也。」時秋月在旁，微笑而吟曰：「勸君莫結同心結，一結同心解不開。」生聆而笑曰：「然則娘子獨無相愛之情耶？」秋月曰：「愛則有之，情實無也。」生曰：「草木無情，娘子其草木同類否？」秋月歎曰：「非謂此也，第以用情而得慰其用情之心，則情固足為妙事。用情而或拂其用情之念，則情轉足以累人。古如飛煙懸樑，尾生抱柱。未始非因情致死也。夫用情而至於死，又何如無情之草木，自生自植，漠不相關者之得大自在哉。」生曰：「此意誰不曉來，只是男女之間，其一種欲芥情根纏綿固結。有刀割之而不斷，鋸解之而不開者，又何容人之用不用耶？」玉環亦曰：「男女之情，聖人不免。試即情之一字而推廣之，則凡君敬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夫唱婦隨，無非本至性至情之所流貫而致者也。使以情而用之，家則闔牆之鬻不興而家齊矣。以情而用之，國則爭戰之風不作而國治矣。以情而用之，天下則萬民溫厚，四海雍和而天下亦平矣。又孰謂情之不可用哉。」

春花在旁抗聲曰：「這何必與他論，他只管嘴上說得好聽耳。他昨夜與我同寢時，曾謂我云：『吾觀劉郎，那種風流，令人傾愛入骨。若得他伴過三夜，便教死也甘心。』此非他也樂為情死麼？」生與玉環聽了，鼓掌齊笑。惟有秋月含羞帶怒，無限嬌

羞。生撫其背曰：「佳人果爾有情，將與相伴百年，何止三夜而已。」春花戲且笑曰：「若伴至百年，他便是千死萬死，亦必甘心了。」秋月醋意曰：「爾也謾調無些陋態，昨夜不知何人，鑽入被窩時。咬牙切齒，把我腰肢緊緊抱住，左擦右搥。問他何故如此？他笑應曰：『我把爾當個劉郎看。』」秋月說到此句，不覺也失笑起來。生聽而笑曰：「二位均有深情雅意，只怕小生福薄，不能消受恁多。倘有因緣，誓不忘也。」時立談許久，玉環復以婚約叮嚀。乃徐步曰：「露濕羅衣，妾不堪矣。請安寢。」遂各散歸。翌日生復俟玉環於一鏡亭，不遇而返。

越數日，生甫晨起。聞外面有叩窗聲，啟視之，則春花也。生驚喜，叩其來意。春花以雙柑進之，具道玉環相餽之情。並示得成雙而甘心之義。生曰：「吾向重訪小姐，望空一遭。不知小姐寢坐之間，可曾念及小生否？」春花曰：「小姐近日，欲吟詩而興不暢。欲彈琴而韻不調。或伏枕而沉思，或倚欄而浩歎。正所謂玲瓏骰子安，紅豆入骨相思不知者也。」生甚為感激，方欲暢談。忽白公之子白鳳翔，直詣小房。呼曰：「子章兄安在？」生急令春花潛退，徐徐掩窗。乃出應曰：「在此，何故見召。」鳳翔曰：「劉伯伯遣使至，宣兄急回。」生惘然如有所失。答曰：「既是家君宣召，定當速歸。」乃呼使者問召歸之故？使者曰：「因太老爺聞說，吉安府為流寇所掠，念著一個故友，欲令少老爺往探一遭。」生聽個明白，方才入辭白公。時白公病已漸痊，但說任從尊便。且虧勞劉生不已。

生乃按備鞍馬，作別起行。出了外門，穿入竹徑。忽見春花旁立以待，著詞曰：「小姐聞君有遠行之舉，特命小婢至此囑咐，勸君速去速回，切勿耽閣流連，以誤大事也。」生惻然曰：「事在愴忙，正恨未能話別。乞代啟知小姐，說小生聞然魂消也。」春花曰：「山高水闊，珍重為佳。望勿憂慮傷軀，致為風露所犯。」說訖，袖出一繡包，遞與生曰：「此小姐近日所制，正欲奉贈郎君，聊作餞儀，以為記念。言盡於此，君其行矣。」遂取徑潛步而回。生猶回望樓園，唱歎數四，方才策馬。路上將所貽繡包玩之，卻繡著一對鴛鴦，纏綿交頸，欲為異日之兆也。旁有小字兩行云：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。」暗贊曰：「細意熨貼，可稱絕妙針神。薛靈芝有此巧工，無此妙想。」因懸佩於衣襟間。

歸至府城，入見劉公。稟復問候畢，公命坐曰：「邇聞吉安流寇打劫，為父有一知交在彼。係府籍楊柳村人，姓楊諱谷字式亭。舊在京都，最為厚契。一向契闊已久，未曾探個居處。目今流寇橫行，又未知如何下落。為父欲令汝往探一次，以盡朋友思念之情。但須處處小心，勿貽而父掛慮耳。」生再拜曰：「謹承嚴命。」次早攜僕按馬，望吉安而來。數日之間，已抵府境。

明日投刺以謁楊公，公接其柬曰：「溫陵年姪劉昭頓首拜。」大喜，整冠出迎。遣詣客堂，分賓而坐。茶畢，楊公開言曰：「令封翁別來無恙？」生對曰：「幸蒙尊顧，頗獲平安。」楊公歎聲曰：「愚叔自與尊君隔別以還，寢寐縈懷，與時俱積。今日一見賢姪，宛然如對劉兄。悲喜交集，少慰離憂之感。」生亦致劉公離索之思，並慰問患難之意。楊公曰：「厚蒙令尊君顧問，愈令愚叔感激難忘。因敵邑近歲凶荒，邑中飢民，結巢奪食。去歲冬際，卻招動數千海寇，虜掠村墟。郡中遭害者，不可勝數。愚叔糾合近方鄉勇之眾，並力御賊，至今頗獲安全。然殘暴未休，終覺一無寧日以安耳。」生亦為之太息。楊公曰：「向聞賢姪，瓊林得意。授職詞林，正堪脫穎而出。怎麼急流勇退，匿跡歸家何也？」生以劉克寬謀奸事發告之。楊公聽了，頓動愛國憂君之念，慨歎至再。及晚設宴待生，勸盡慰勸，備極款洽。既畢，宴寢生於映雪齋。生對燭未眠，兀無聊賴。閒將書匣偶檢，忽見素紙一幅。抄錄有古風一篇，題曰：螺川遇寇有感。其詩云：

螺川寇盜如蜂集，四望雲山烽火急，
寥寥附郭數江村，戈戟林林旌旗立。
寒煙漠漠繞連營，遠近悲笳徹夜驚。
萬騎千乘逐塵霧，無邊劍氣與班聲。
可憐若輩奇男子，前領精軍操毒矢，
同馳虎衛來沙坡，戮力攻堅馬前死。
鼓衰刀折人忙忙，紅血和霜灑戰場。
悲風萬里哭聲絕，魂魄沉沉曠夕陽。
妻孥相對不勝愁，日日倚門望戍樓。
白雪片片人何在，千家涕淚相和流。
旄倪絡繹盡驚竄，遠近仇離聚又散。
幾回相望未相逢，不知誰存誰難。
人生自古豈不沒，何至沙場為枯骨。
嗟嗟翹首問天公，何時兵革才休息。

詩後寫：螺川才女金月娥作。劉生看遍，又惹起愛慕月娥一點深懷。暗想：「月娥每作一詩，往往令人傳寫如此。不知何日天公有眼，使得風吹來、水送去，見他一面否也。」居半月，生終以玉環所約為慮，乃向楊公辭歸。公固苦留，而生意甚決。既出府境，取路西昌。生以名區，暫為淹滯。時值四月八日，村寺僧民設龍華之會。生盡日遊賞，路上有感。偶成一詩：

八日龍華會，群開浴佛場，
九真呈寶相，五水注靈香。
薄餅終朝設，回幡盡日揚，
馬蹄輕踐處，腸斷又梅黃。

居無何，忽有海寇數萬餘，由清江瀾漫而至。泰和、龍泉、吉水諸邑，聯絡不絕。生恨歸途隔塞，復返吉安。楊公曰：「賢姪若聽吾言，何至空勞跋涉如此。」生自是復寓於映雪齋，獨居寡儔。思歸愈切，恨不得生就雙翼，飛向於玉環之前也。偶一日，楊公外出，倍覺無聊。乃挾矢持弓，繞林射雀。適一雁至，生挽弓搭箭，颯的射之。中其胸，而雁未斃，伏葉少歇，帶箭奮飛。忽落忽騰，約二里許而止。生憤甚，取徑追來。比至樹邊，而雁墮矣。生駐足一望，卻原是滿林竹柳，遮掩著一所孤村。村前一莊，尤為壯麗。亭堂樓閣，高敞入雲。珠箔銀屏，燦同仙府。而外面鮮花綴戶，弱柳橫窗。竹籟鬆聲，清韻遠致，真勝境也。

生憐紅惜綠，賞玩流連。閒步間，忽聞有聲滴滴然笑曰：「小鶯，爾看這榴花開得好呵。古謂五月榴花照目紅，似為今日詠者。」生聆而知為尤物也。著意窺之，不見。潛步窺入，又不見。頓足曰：「聞其聲，而不見其身何也？」正在悵望，忽茶架下，走出一絕世佳人，細步飄搖，嬌柔欲倒。笑逐一蝶，舉扇拍來。生視之，真個似玉生香，如花解語。不覺情狂志蕩，遂戲曰：「此探花郎也，憐之，憐之。」那佳人驚退花間，以團扇自蔽。卻又微露半面，竊窺劉生。劉生看得滿胸癡癢，信口吟曰：

誰家美女獨婆娑，玉臉凝香淡掃蛾，
想是長天風猛浪，月宮吹落小嫦娥。

那佳人聽了，嫣然微笑。把扇一招，令那侍女近前。沉沉吟吟，似是吩咐些話。那侍兒點頭會意，走向生前。作色曰：「何處狂徒，怎麼擅入桃源重地。」生揖而進之曰：「小生姓劉諱昭，字子章。係閩中建寧府崇安縣人。幼誕天聰，才名素著。年甫十六，早捷南宮。計服職翰林者兩載矣。時以朝廷多故，乞假歸家。而家君適擢瑞州，是以隨任到彼。因舊歲貴邑遇盜，家君命生至此探一故交。射雀閒遊，誤犯貴禁，幸為寬恕。」侍女問曰：「所謂故交，是何人也？」生答曰：「楊柳村楊式亭是也。生居此半月，歸抵西昌。適遇流賊瀾漫，歸途隔塞。是以復返在此，寓於映雪齋中。終日懸懸，非得已也。」侍女改容曰：「然則郎君乃當世名流，我小鶯有眼無珠，冒瀆尊駕，豈非得罪。」生驚喜曰：「娘子既係小鶯，則那小姐莫非金月娥否？」小鶯曰：「然也，何以知之？」生歎聲曰：「生自睹小姐之佳作，聞小姐之芳名。愛慕深情，有如山海。恨不得逢迎一面，以慰斷

腸裂腹之思。今日賞識春風，真覺悲歡之交集也。」言訖，潸然淚下。小鶯也歎聲，轉去稟知月娥。只看那月娥，聽了小鶯稟復，不覺愁鎖雙蛾。沉思半晌，復又吩咐，令小鶯進調劉生曰：「小姐有言，郎君洵妙人也。但聞聲見作之言，實難驟解。本欲奉問，以晰狐疑。然此間內外猜嫌，實非男女接談之地。請君暫退，倘異日逢迎有幸，定當詰個因由耳。」言訖，回挽月娥，冉冉而去。穿過竹徑，閃入小門。忽聞呀的一聲，已覺雙扉盡掩。生猶癡戀不置，踵詣門前，欲呼而不敢則聲，欲見而無從鑽目。徬徨眷戀，低徊而歎息者久之。顧盼間，忽見門外粉牆上，書有綠字一行云：

新妝初罷下樓東，戲逐流鶯入樹叢。

字蓋揉葉汁書也。生知為月娥所題，卻為甚兩句而止。因亦取葉汁續成一絕云：

行到鸞台深鎖處，一枝濃豔笑春風。

寫畢自吟自語一會，忽笑曰：「珠簾一隔如萬重山，便在此哭到明朝，終也無人憐惜耳。」乃拂袖而歸，路上自思曰：「我看那月娥也，果然夢中所見。然昔但望風吹來、水送去，誰知卻是雁引去蝶招來也。」

時月娥與小鶯，雖閃入小門，將扉掩住，卻從門隙，窺生舉動。見他自言自語光景，不覺都暗笑起來。須臾，回房，謂小鶯曰：「我看此郎，有宋玉般情，梁鴻般信，潘安般貌，司馬般才。所遇如此人，可謂九泉無恨。」小鶯曰：「小姐莫非拔盧盧儲否？」月娥歎聲曰：「人遐室遠，誰與圖全。空憐薄命佳人，枉遇多情才子耳。」小鶯曰：「既有深情，盍效紅拂故事。」月娥不悅曰：「子欲我改裝私奔耶？月娥何人，肯為此事否？」小鶯曰：「否，小婢勸小姐改裝以圖，非勸小姐改裝以奔也。」月娥問曰：「怎麼圖法？」小鶯曰：「我想小姐生長深閨，雖戚族居鄰，罕曾識面。就那劉郎，今日一顧，也未必識認得真。小姐何不改換男裝，以與劉郎一會。逮談到情洽處，然後問他婚姻之事。如他既有閨人，則亦不必著想了。如曰無之，然後如此如此，打醒他，看他如許癡情，當必歡喜應允也。」月娥曰：「恐被他識破時，能保全璧而歸趙否？」小鶯曰：「小姐只宜戒閨中之羞縮，學男子之軒昂。豈就遽能識破耶？」月娥曰：「爾盍與我偕往一遭者。」小鶯曰：「不可，我方才與他對語，卻被他一雙利害眼，看得眉發都真。我若相偕，反為所識。」月娥又思量良久，乃決個意思。

明日取出一疋紬羅，製成一套衣裳冠履。是晚黃昏之後，揭開蘭麝，束起支鬢。帶上峨冠，著上儒服。垂紳執扇，偉然美貌丈夫。閒踱房中，徘徊顧盼。問小鶯曰：「可相像否？」小鶯在旁，不轉睛的呆看。微笑答曰：「像甚像甚。若小姐果然男子，又令我善煞相思矣。」月娥取鏡自照，不覺也笑將起來。謂小鶯曰：「如此情形，未免羞人答答。於是趁著月色，來抵映雪齋前。左邊一窗，點火輝煌，珠簾高卷。裡面書聲□□。讀李義山藪詞曲云：「昨夜星辰昨夜風，畫樓西畔桂堂東。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讀至此處，難以嗟歎之聲。月娥細聽之，知生之念已如此也。乃造窗外，以指微敲。劉生曰：「何人叩窗？左邊小門未關，何不進入。」月娥乃旋至，小門開處，直抵劉生寢房。

生聞背後有步履聲，回顧之，卻是一貫介公子。面如刻玉，膚若凝脂。皎皎珠輝，亭亭玉立。不覺惶然起敬，離坐施禮曰：「敢請仁兄，貴族名區，小弟聆教無緣，怎麼卻蒙光顧如此。」月娥朗然答曰：「小生姓黃，居於錦石村。所距貴寓，才二里耳。」生曰：「仁兄乃儒雅名流，今夜光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月娥答曰：「自仁兄辱臨蔽邑，聆仁兄之駿譽，仰仁兄之鴻才，慕躡瞻韓，縈縈夢寐。今值月明如畫，故特乘閒過訪，以識當世儒宗。何幸仁兄不棄蒹葭，得慰高山之仰，真天緣之奇遇也。」劉生曰：「小弟論文而無半豹，論學而失全牛。視兄之學海文淵，何異以蠹蠹螢光，而與太陽爭映也。而兄則謙以處己，高以贊人。撫念微軀，能無愧慚。」月娥曰：「非也，實念仁兄弱年騰達，名震天京。而小弟匏棄無聊，未能以蒼蠅而依驥尾耳。」劉生曰：「吾等雖乍為相識，實訂終身知己之交。務須暢志開懷，以慶同心之雅。這些互謙互贊的客套，到也不消說了。」

說訖，取出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擺列席間，邀月娥以共飲。月娥不敢卻，就席。引杯，問生曰：「何酒餽之甚便如此？」生笑曰：「小弟每漏交三鼓，必飲數杯。但無他肴，即些乾肉便妙了。」月娥曰：「詩酒琴棋客，其仁兄之謂乎？」正款飲間，爾敬我一杯，我酬爾一盞。淋漓暢飲，談笑恢諧。惟有月娥暗暗提防，恐為酒累。每酒入口，則潛以錦巾吐之，而生不及覺也。生微醉，因笑調壁上畫圖中一美人曰：「卿與小生伴坐半月矣。今夜生等知己宴會，何不為生等稱觴以助興耶？」月娥笑視之，見壁上懸一幅美人臨妝圖。玉貌絳唇，神采奕奕。對鏡自照，眉色如生，歎為寫生妙手。生曰：「此小弟拙畫也。弟因昔日連日清閒，偶繪此圖，以供幽玩。倘仁兄不惜珠玉，乞為贈一佳句，以慰美人之魂可乎？」月娥曰：「小弟墨豬陋筆，焉敢褻瀆佳圖。」生解圖鋪於案上，以筆授之，曰：「何妨，何妨。勿作客話。」月娥乃憑案醮翰，不假思索，一揮立成。鳳舞龍飛，最為精妙。其詩云：

強臨鸞鏡照紅顏，注目含情不語間，

伴坐未經迎一笑，偏構春夢到巫山。

生大喜曰：「詩意絕妙，字法絕佳，確是畫上美人，不涉脂粉套語。佩服，佩服。」因又開匣取出一幅，令月娥再題。月娥展開視之，也畫著一個執扇美人，低頭憑窗愁容可掬。若有所思者然。月娥更不推辭，題一絕曰：

手持團扇渾無語，淚痕暗滴梨花雨，

斜倚紗窗鎖翠眉，不知寄恨人何處。

生看寫畢，懸圖於壁。贊賞曰：「以秀士之風流，寫佳人之窈窕。得心應手，語語傳神。真可為此圖增色。」於是月娥贊畫，劉生贊詩，玩賞一會，方又引杯復飲。

時劉生酒熟汗出，取雅扇披襟扇之。月娥在旁，見生襟間係一繡包，光彩奪目，因索解一觀。生大驚，忙斂住曰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月娥見生神色驚變，強取就燈觀之。卻繡著一雙交頸鴛鴦，旁繡有兩行小字是：鴛鴦繡出從君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。之句。因問曰：「此莫非尊嫂所制否？」生曰：「非也，小弟無緣，未曾獲配。」月娥又問曰：「抑莫非美人之貽耶？」生又曰：

「非也，小弟玉潔冰清，未有城隅之俟。」月娥曰：「仁兄此物，其中必有蹊蹊。忝在知心，何妨指示一二。」生曰：「一言傳播，萬網難收。此事實難啟齒。」月娥曰：「今夜人靜更闌，出仁兄之口，入小弟之耳，有何傳播。」劉生初猶抵托不認，後以月娥懇懇詰問。又因酒後情狂，乃將昔日與白玉環如何相逢，如何唱和，如何約誓，備細告知。月娥聽得暗地吃驚。探之曰：「然則仁兄佳秀相逢，陽台之夢，殆不虛負了。」生搖頭曰：「否，否。那玉環貞靜端莊，凜不可犯。即那時與他晤對，也竟忘男女情形。將平日的雲雨狂情，不知消歸何處。」月娥自思曰：「以玉環姐姐的德性，大約也不至如此，因就釋然不疑。」但轉問曰：「兄既與玉環有金石之盟，但不知父命媒言可曾的當？」生曰：「此時不過指心私訂，約定姻緣。至於父命媒言，尚待異日歸時，遣人撮合耳。」月娥曰：「然則兄與玉環志甚堅矣。」生曰：「言渝金石，生死難磨，事若不諧，願以死就。固堅之甚者也。」月娥聽了，沉思者久之。

生轉問曰：「玉環有表妹金月娥者，雲與仁兄同村。未知可曾識面？」月娥見問到自己身上，暗地著忙。但胡答曰：「頗逆一面。」生曰：「兄謂其才色何如？」月娥曰：「若論白玉環則未之知，若論那月娥，其貌其才，可謂遺世特立。」生曰：「然吾曾見與玉環賦別二首，及螺川遇賊一首，可謂名不虛傳。」月娥回念：劉生向者，聞芳名見佳作之言，此時方才明白。因開言曰：「仁兄與玉環雖有私盟，而事之成不成尚未可料。今月娥蘭闥迨吉非伊一年，以仁兄蓋世文人，何不思以委禽，以成百年之佳偶耶？而區區於未定之玉環，默以聽待。吾竊為仁兄慮也。」生曰：「吁言猶在耳，事豈欺心。設或難成，豈無良策。吾寧為薄命漢，不願為薄倖郎也。」月娥知事不濟，帶悶不言。須臾，向生索別。生挽其手曰：「月沉夜黑，不能去矣。吾等以一夜之新交，訂百年之好友。何妨共榻，以暢心談。月娥不可，生固留之曰：「若不附從，是見嫌也。」月娥無奈，只得允從。

生乃設二枕於榻間，挽以同寢。月娥側身貼牆以臥，十分羞怯，如伴虎眠。又想胸前玉乳顛酥，恐為所覺，迫得時時遮護。而劉生則輾轉反側，身無寧時。左也道著個玉環，右也道著個玉環。月娥暗地可憂，又暗地可笑。忽劉生移同一枕，捱近身來。低聲

笑曰：「小弟因酒後情狂，雲雨之需甚急矣。何幸天送一佳人至此，以與吾等發洩耶。」月娥曰：「吾觀世之秀士佳人，往往於花柳之事有甚焉者。」生曰：「縱由他們平日性情飄逸，意趣幽閒。生成個旖旎溫柔，學就個風流瀟灑。所以遇一秀士，值一佳人，便如蝶之得花，魚之得水。其一種芳情雅趣，真有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也。若世俗之狂童淫婦，非無男女之歡，然不過習其固然，行其故套。亦何異於蟲蛇禽獸之蠢然罔覺者，亦有雌雄之感哉。」月娥曰：「我想好色與貪色不同，秀士佳人自是好色的。淫婦狂童自是貪色的。好色者如接其貌，無異入花紅柳綠之場。聽其聲，無異游燕語鶯啼之地。是在情趣，而不在形跡者也。貪色者，則究其意，何曾有憐香惜玉之芳情。論其人，亦徒為撥雨撩雲之醜態。是又在形跡，而不在情趣者也。其間薰蕕異味，香臭殊途，豈可同日而語哉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天下同形者，無不同情。秀士之於佳人是也。天下知心者，無不知音，仁兄之於小弟是也。」

須臾，彼此神倦聲消，俱各睡熟。月娥是個心驚的，先自覺來。卻不知何時，被劉生按一手於胸前，加一足於股上。心甚驚慮，徐徐擺開。下榻時，而宿鳥爭喧，窗紙微赤。乃呼生告別，生既醒，遽下榻曰：「小弟乍與兄會，如臨明月清風，俗慮凡襟，蕩滌殆盡。今何匆匆遽別，何不再聚一宵耶。」月娥曰：「後會有期，何必流連忘返。」生只得握手相送，出至小門，叮嚀曰：「後有閒隙，萬望再臨。」月娥曰：「然，但小弟與楊公未有交情，今後往來，莫令知道為妙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月娥乃冒露而行，生日送曰：「這個哥哥，綽約溫柔，宛如處子。不生作蘭閨靜女，卻生作芸閣書生，令人恨恨。」

時月娥回至莊前，天色已曉。暗由花柳深處，潛叩小門。小鶯出開雙扉，忽欲驚避。月娥曰：「吾妹何故退避？」小鶯定睛一看，笑曰：「原來是小姐回了。我道是何處客人。」月娥乃閃上妝樓，改著羅衣，對鏡理髮。小鶯旁問曰：「小姐，庶幾全璧而歸否？」月娥曰：「幾乎，幾乎。幸甚，幸甚。」鶯又問曰：「所謀之事，可以有為否？」月娥搖頭曰：「萬難，萬難。」鶯曰：「怎樣難法？」月娥遂述劉生與玉環訂盟之語，備細訴知。鶯曰：「他們既無媒灼之言，父母之命，則其中事實尚易解勾，是何難也。」月娥曰：「他等以死相誓，志願甚堅，未可解矣。」鶯曰：「劉郎將何以圖之。」月娥曰：「他只待異日歸家，央媒撮合而已。」小鶯聽了沉思响許，忽拍掌喜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宜先下手為強。吾今為小姐想得一條妙計，能使劉郎不念玉環，而小姐的因緣也可卜八分成就了。」月娥曰：「吾妹有何妙計？」小鶯乃附到耳邊，細說如此如此。月娥聽了，微笑點頭曰：「妙甚，妙甚。」小鶯曰：「但宜緩圖，十日之外，方可舉事。」

不覺悠悠忽忽，交至七月初旬，小鶯謂月娥曰：「事可舉矣。」月娥乃依計，修成一封假書。令小鶯喚一老家人，叫名老實頭。屬咐曰：「楊柳村有楊姓人，現在府城開一酒店，汝可識否？」老實頭答：「店號永興，怎麼不識。」小鶯曰：「汝可拿此封書，投入永興店裡。只道是瑞州府旅客所寄，教他轉交回楊柳村楊老爺處來。」老實頭應諾，前往府城，尋至永興店所。將書交與店主曰：「昨有瑞州客至，投有一封書信。道是寄與貴村楊老爺的，煩為轉交。」店主接過，亦不細問。竟將書達與楊公。楊公拆開外皮，而內面一層封皮，卻寫著：劉少老爺號子章親拆九個字。因又轉交劉生，生問此信從何處交人？楊公曰：「是從府城永興店交人，聞說昨日有瑞州客至，付托此書。」生料是玉環所寄，因楊公在坐，不便開拆。須臾，楊公退出。劉生乃潛將來書細細拆開，暗想：本處賊匪橫行，玉環尚能通個音信，其思念之切，已略可知。因細讀其書云：

薄命妾白玉環，瀝血稽首。奉書於子章劉兄旅次。握別以來，夢魂俱斷。雲山邈邈，欲覲無從。惟日望微旆旋歸，以踐舊約為慰。今日言猶在耳，事忽刺心，家嚴謂妾長成，擇婿彌急。名門子弟，接踵相求。而與邑張氏子定議矣。事聞及妾血淚交流，幾欲捐軀。苦為所阻，而回念燈前月下，與郎君把臂談心。而東望螺川，彌增嗚咽耳。嗟乎，前言未踐，空期鸞鳳之歡。嚴命難違，遂致魚鴻之歎。此情此恨，終古難消。惟願郎君，記取繡包，期結鴛鴦於來世可耳。事非得已。妾豈甘心。臨紙歎歎，墨淚俱竭。君其諒妾否？抑其怪妾否？

玉環再拜啟

劉生看畢，肝腸碎裂，神智昏沉。暗想：「玉環當日，盟誓諄諄，心堅意切，怎麼竟為所奪。」又想曰：「盟誓固所可念，父母實也難違。況女子們柔弱花枝，卻也不能自主。」忽又想曰：「觀此書意，則玉環真有萬不得已之勢，萬無可解之情，特不能見我一決耳。然我想張家，亦不過計個婚盟，未必就遽完娶。吾今可作速回去，與玉環出個良圖。或如紅綃之竊負而逃，或如飛煙之結髮以死。斷不肯甘心看過，以致抱恨於千秋也。」一時窮思苦想，不覺惘然心碎，慘然神傷，黯然魂銷，潸然淚下。明日詣楊公所辭別，公曰：「賊瀾瀾漫，將焉適歸。」生固請再三，而公終不許。生垂首喪氣，擁榻而眠。曉夜悲歌，寢食俱廢。不覺神思過度，忽然生起病來。楊公憂之，遣醫視治。生冥然吁曰：「吾非病也。」公會意曰：「莫非不遂所願耶？」生信口應曰：「然。」公曰：「請為愚叔言之。」生不語。公曰：「無妨也。」生不得已，乃曰：「昔愚姪居瑞州白鹽運家，其女玉環窺之而愛，遣侍女造室達意。約為婚姻，將為百年計也。今者，言猶在耳，事已刺心。」言至此，遂取出來書。令楊公看，公接看畢，歎聲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可知人生因緣有定，豈可強哉。」因又曰：「賢姪放心，吾當為汝擇一佳配。」言訖而出。

越數日，偶一夜生正憑几危坐，急見昔夜會的黃公子，飄然而來。原來金月娥因用了假書之計，料知劉生必信。故復改裝至此，以下說辭。生見而喜曰：「小弟連日懸懸，今夜始至，何相視之疏也。」月娥曰：「弟因時務紛紜，未獲與兄晤對，甚為抱恨。」生離坐酌茶進之。月娥微窺劉生，見其骨瘦如梅，知為假書所誤。乃詐作詫異曰：「弟與仁兄乍別月餘，而玉潤珠輝，抑何消瘦乃爾？」生搖頭嗟歎不語者三。月娥詐為不知，問曰：「吾等知己之交，有甚苦衷，何妨共道？」生乃曰：「弟與玉環舊日之盟，仁兄而之矣。今若此。」因又取出假書，令月娥觀之。月娥強為闕過，詐欺曰：「古來才子多情，佳人有意。而究多有始無終者，只為父母所奪耳。觀此書意，為玉環惜。安得不為吾兄惜哉。」生聽此言，不覺心頭酸處，泫然掩泣。月娥歎曰：「吾兄洵多情人也。但以六合廣四海之眾，豈無一出類拔萃之佳人，堪與吾兄伉儷哉。而獨區區於玉環之一人何也？」生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，仁兄豈未之聞耶。」月娥曰：「敝村有才女金月娥者，向曾與兄言之。其貌其才，可稱雙絕。今尚標梅迨吉，未逢坦腹王郎。以仁兄貴介名流，正堪共結同心，以慶鄰王之佳偶也。」生點頭曰：「然，是亦足矣。恐彼不允，又將奈何。」月娥曰：「倘兄果有是心，包管十分成就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就煩吾兄為理何如？」月娥微笑曰：「我無能為，令伯楊公可矣。」生於是主意遂決。二人又敘些閒話。夜月上後，月娥乃歸。

明日楊公適造生室，謂曰：「吾為爾擇個佳人，今得之矣。」生問得者何人？公亦以月娥告之。生喜曰：「正合鄙懷，敢煩老伯作伐。」公允諾，乃將此事回與趙氏夫人商量，教夫人行事。夫人曰：「此美事也，當為他們作成。」乃乘轎抵金家莊。月娥之母金夫人，聞而迎之。遣詣私廳敘坐。談話一會，趙夫人乃開言曰：「令媛年紀幾何了？」金夫人曰：「小女今年一十八歲。」趙夫人曰：「芳齡少長，未知已獲乘龍麼？」金夫人曰：「否，遴選至今，未逢快婿。」趙夫人曰：「然則尊嫂當似何人，才可稱快呢？」金夫人曰：「近聞貴府來有一位名流，雲是瑞州劉府尊的令子。弱齡擢第為翰苑英雄，未曾習見其人，即看他貴介名流，也有十分超卓了。得如此人，才算是為快婿哩。」趙夫人噙然笑曰：「今日到來，正為此事。怎麼這般湊巧，莫非天地使然。」遂將劉生求婚之意，款款具陳。金夫人聽得洽意洽心，聲稱稱願。須臾，用過午膳。趙夫人又叮嚀一遍，方才辭歸。生聞之歡喜非常，餘病盡愈。乃擇一吉日，以鳳凰簪一對，金步搖一對，送詣金家訂盟。那邊月娥聞知此音，喜從天降。亦具繡雲履一雙，金如意一雙答之。取兩心如意之義。於是兩家婚事遂定。

其時序臨九月，白玉環以望生未返，甚切憂思。偶一夜，獨剔銀缸，儂儂兀坐。推窗四望，則明月斜照。新菊悠揚，觸動愁懷。吟一絕以寫恨：

銀蕊遲遲玉漏催，孤燈剔盡自徘徊，
不堪夜夜樓頭月，照到籬邊菊又開。

次日風氣雙清，水天一色。籬邊新菊，燦若堆金。白公望之而動秋興也。乃邀府尹劉公，教諭梁敏齋及邑紳林景龍、朱毅亭

等。於一鏡亭，作賞菊之會。劉公等，登亭一望，果然黃英燦爛，翠葉離披。冷豔幽香，可餐可愛。須臾，席備。白公揖劉公居左，敏齋次之，景龍次之，毅亭又次之。白公主位以待，酒酣後，白公請曰：「幽賞未已。高談轉清。公等雅負雄才，乞賦佳章以增花色。」諸公正在推讓，忽春花手捧花箋，斂容進曰：「小姐雲，蒙諸公掉駕賞光，謹奉一詩，聊以賄酒。」諸公大喜稱妙，鋪於席上，挨肩讀之。是詠菊一律云：

滿徑黃花冒曉煙，浮金剪蠟望無邊，
千重色奪三秋景，萬里香飄九月天。
芳意濃薰彭澤酒，幽情透入少陵箋，
亭亭晚節真清絕，不與繁葩競可憐。

諸公閱遍，驚顧交贊。劉公曰：「次韻詞意雄渾，聲調清越。第三韻語似平直，然曰濃薰、曰透入，則化板直為灑脫矣。結韻品格絕高，直是在閨而有貞靜之風。在朝而有直清之概。」朱毅亭曰：「望無邊三字，跟上滿徑，起下萬里千里。而以晚節字結上三秋九月，清字結上芳意幽情。通體結構嚴密，組織自然。香奩詠菊之詩，此為絕唱。」梁敏齋問白公曰：「令媛點點年紀，不知是何學力，卻造成如許鴻才。墨客騷人，應焚筆硯。」白公曰：「小女生時，有些奇處。內子臨產之夜，夢見上界元妃下降，授以玉環。內子吞之，及覺而產。異香滿室，靈光耀人，故就以玉環命名。他自幼穎悟聰明，詩賦文詞，援筆立就，非所學也。」劉公曰：「夢兆奇者頗多，昔小兒昭，初生時，內子夢西方一星，從空而墮。內子拾起少玩，即納襟間。及覺來，則腹中如龍之蟠，如珠之走。一時毫光透室，祥雲護房而昭遂生焉。亦奇夢也。」林景龍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其為儒林冠冕，不亦宜乎。」梁敏齋曰：「才子佳人，均是菁英誕降。弟欲撮合二位佳秀，結個天緣。二公以為何如？」時劉白二公互相謙遜，卻當不過敏齋出首；林朱贊成。劉白二公只得應允。於是准以敏齋為理，隨檢吉課，以訂婚盟。於是玉環之盟又定。

比時春花偶步花下，備聞此語，回告玉環。玉環聽得玉體酥麻，喜從天降。以手加額曰：「秋菊姐，爾真我玉環的恩人呵。」及至冬十一月，西昌、龍泉、吉水諸縣賊退。玉環之母白夫人，遣僕抵吉安，探望金夫人並月娥的消息。玉環聞及，因也潛修一信。密教僕至吉安時，順便投入楊柳村楊家莊來。僕諾而往。行數日，已抵吉安。先將玉環一書，投到楊柳村楊公處。公見封上寫著劉生姓號，因轉交於劉生。生曰：「來僕安在？」公曰：「在堂上。」乃出呼僕造房見生，生命之坐。問之曰：「白老爺近來無恙？」僕曰：「頗獲康寧。」生又問曰：「此信果係何人所寄？」僕對曰：「委係白小姐所寄。」生曰：「聞說白小姐已與同邑張氏定盟，至今可曾成禮？」僕曰：「那有此事，少老爺卻從何處聽來？」生曰：「昔瑞州有客至，曾為我道及，頗可徵信。」僕曰：「無之，無之。」生曰：「不瞞爾說，吾昔日寓白府時，蒙小姐隔簾一顧，便教春花達意，以訂終身。雖然暗約私盟，而片語所關，時時在念。今秋七月，卻接得小姐來書云雲。具言親命難違，已與張家定議。至今中懷耿耿，猶覺心痛如刺也。」僕聽了，亦疑惑不定。生乃拆玉環之書，讀云：

遠疏芝宇，蝶夢難成。久隔蘭儀，鴛情如結。斯誠饗飧莫釋，寤寐不忘者也。茲值雪妝玉樹，冰結銀盤。寒雨連江，腸斷陌頭楊柳。飄風沸戶，魂消井上梧桐。淚和竹露齊傾，人與梅花並瘦。茫茫淅水，遙連風雨孤舟。疊疊吳山，長鎖煙雲翠黛。一泓苦海，精衛難填。萬里離天，女媧莫補。蕉心幾碎，依然長恨。釵分柳眼將穿，不見樂昌鏡合。此情此況，孰與堪焉。惟望郎君，早掛心旌。旋驅意馬，刀頭唱罷，載歌君子陽陽，馬首瞻回，無復佳人寂寂。庶可慰離魂於兩地，並以圖夙願於三生。伏枕修書，言不盡意。臨紙嗚咽，墨淚俱傾。惟君子憐之。

曩者，訂盟之語，時銘諸心。握別以來，每以未克踐約為慮。會於三秋九月，家君與尊大人及諸縉紳等，觴於敝園之賞菊亭。對花流杯為竟日之樂。有談及者，競許吾等為一時佳秀，宜締良緣。同輩彌縫，婚約遂定。妾甫聞及，喜欲忘餐。深思事屬人謀，而實緣由天定也。謹報佳音，以慰夙願。

其書後有閨思十絕。其一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年，午夢初回兩淚漣，
不信天公猶解意，頻將雁字寄雲箋。

其二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春，空裡浮花夢裡身，
低首自憐還自歎，更將心事訴何人？

其三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秋，萬里離情萬斛愁，
惱煞梁間雙燕子，對人何事語綢繆。

其四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冬，冷冷青燈五夜鍾，
今後香閨端不鎖，與郎相約夢中逢。

其五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旬，寂寞空窗翠黛顰，
無奈寒衾新睡覺，殘魂猶逐異鄉塵。

其六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時，日日低吟古別離，
惆悵箇中人已遠，懶抬明鏡畫蛾眉。

其七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朝，蠟燭成灰淚不銷，
弱質偏多愁裡病，強將羅帶束纖腰。

其八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生，花落花開月幾更，
聞說雲洲多柳線，請郎看取別離情。

其九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陽，愁絕山高與水長，
為祝郎身無苦患，水仙祠上幾焚香。

其十云：

思君一刻抵三期，生別何堪當死離，
連日紗窗慵未辟，懶看花下蝶雙飛。

又付有雜思四首。其一云：

嚶嚶新鶯報曉籌，凌晨樹影半當樓，
何堪寒雨淒涼處，桃李無言淚也流。

其二云：

獨撫絲桐思悄然，個中情事豈能傳，
知心惟有天邊月，長照池塘並蒂蓮。

其三云：

翠減香消淚兩行，相思真個斷人腸，
誰能為借毛君筆，畫出愁容寄粉郎。

其四云：

去年虛度又來年，話到青春倍可憐，
綠樹濃蔭休再誤，倩郎早覓買花船。

生看畢曰：「依此書，則小姐尚未與人成盟。但昔日之書，卻是何人寄的。」因修一回書，並將昔日偽書，一同封固。僕在旁看生修書既畢，接納於袖，乃辭別往金家莊。適楊公造生室，問來書何意？生笑曰：「這事情，怪怪奇奇。原來白玉環，卻又未曾與人訂盟的。」因將來書與楊公看。公看畢，亦疑惑難辭解。生曰：「我等所訂之盟，此處絕無知者。怎又有造假書誑我如此。弄得我顛倒起來。恐金白二家，當有一番議論也。」楊公曰：「賢姪可謹藏前後二書，以為質證。見得非故意如此，使他二家也無怨言。任二家說直說橫，一定也得一個作配，不必慮也。」生於是遂作歸計。時來僕既辭劉生，遂尋路來抵金家。向夫人與月娥等，曲達白夫人與玉環探望之意。金夫人與月娥感激一會。乃曰：「此處賊匪橫行，日無寧刻。老身欲挈此家小，再抵瑞州去也。」僕曰：「白夫人正也這般吩咐，夫人果有這意思就當作速起行了。」明日，金夫人與月娥執拾器用，教家僕看守房舍。乃攜小哥並小鶯，望瑞州而來。

一日，月娥船上無聊，偶借小鶯俯瞰江水。忽遙見鄰船帆下，俏立著一位秀雅書生。月娥熟視之，驚謂小鶯曰：「汝謂此郎何人？」鶯曰：「莫非劉郎否？」月娥微笑點頭曰：「然也。」月娥呼舟人快些進船，而生已一葦如飛，邈不可及。月娥甚為快快。水陸數日，已抵瑞州。僕先回家，報知白夫人以及玉環小姐。二人聞及，連忙出迎。母女喁喁，歡天喜地。乃遣人舊時住處，詳敘寒溫。須臾，白公入見金夫人。命月娥與小哥拜之，白公命坐。問金夫人曰：「甥女別未至載，容宇又稍長成，未知可逢快婿否？」金夫人曰：「正也才算得了。」白公問得者何人？金夫人曰：「就是劉府尊的公子，劉子章是也。」白公大驚曰：「吾向曾與劉公祖約及，以玉環與劉子成盟。怎麼又有甥女訂盟一事？」金夫人亦驚曰：「原來如此，但那時人遐地遠，各自為謀，實不及知也。」於是面面相顧，白夫人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他們也不是別人。就令他們同嫁劉郎也是妙事。」白公曰：「如此雖好，只是嫡庶難分。」金夫人曰：「他們既有姊妹之序，則長者居長，次者居次，又難甚麼。」白公喜曰：「如此才容易了，只是也先要對劉公祖說知。」言訖而出。

時玉環與月娥在旁聽得，個個暗喜。玉環乃暗牽月娥衣袖，潛回蘭房。私謂曰：「今日的事情，我家是在劉公祖處定盟，自是公的。爾家是在劉郎處定盟，自是私的。爾也休得妄想了。爾但須尋個計策，別選佳郎。若雲二女一夫，吾不願也。」月娥俄然長吁曰：「此在姐姐之處置耳，妹更何策之可施耶。倘姐姐肯念小妹之一點深情，憐小妹之千般隱恨，收為負薪執爨，實所甘心。設或不容，則惟有就死尊前，以俟劉郎於地下。斷不能捨心別嫁，含千秋莫解之愁也。」說訖，粉頸低垂，珠淚交下。玉環忙以巾拭其淚曰：「妹妹可憐呵，阿姐偶戲一言，怎麼認真如此。好教我腸兒都斷了，心兒都酸了哩。」春花在一旁曰：「小姐也太沒像些人氣，只管自己戲得爽快，不顧人氣死了來。」月娥不覺亦反愁為笑。玉環乃謂月娥曰：「妹妹，爾知我今日有二十倍足願否？」春花忙接嘴應曰：「我知了，得嫁劉郎十倍足願也。得與金小姐同嫁劉郎，又十倍足願也。合來是二十倍否？」於是三人拍掌大笑。

這晚飯後，玉環與月娥剪燭閒談。春花、秋月、小鶯侍坐左右。月娥乃戲玉環曰：「小妹近來神智昏倦，不能拈針。姐姐可願代我刺一繡包否？」玉環曰：「那有不願，只不知妹妹要刺甚麼樣的？」月娥笑曰：「我只要繡個鴛鴦交頸，又刺兩行小字云：『鴛鴦繡出從君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』，這便妙了。」言未畢，回顧小鶯，掩口而笑。玉環知是嘲己，不覺玉面微赤曰：「不瞞妹妹說，此物委係昔日所贈劉郎的，不識妹妹如何得知。」月娥笑曰：「我近日學得個六王掌訣，最有靈驗。能知人間私事私情，就如姐與劉郎席上和詩，亭中飲酒，般般妙事，我都曉得到哩。」玉環聽了，越發驚訝起來。春花曰：「這定是劉郎說與爾聽了。」月娥曰：「呸，羞答答，我一個深閨女子，怎麼得與劉郎扳談。」玉環心甚疑惑，細問那裡知道。月娥只是笑而不言。玉環曰：「爾笑得快樂，即不顧人煩悶。」月娥低聲曰：「我有甚快樂，爭似姐姐和姐夫月下花間，偷香竊玉，更是快樂呵。」玉環變色曰：「爾看阿姐是甚麼人，怎麼誣我至此。」月娥笑曰：「非誣也，烈火乾柴，自應爾爾。」玉環有口難辯，但指天日，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必厭之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白敷日。」月娥大笑曰：「天日那管此事。」春花曰：「金姐怎得就以常情測人呢？」月娥又顧春花笑曰：「妹子知趣人，莫非也得嘗些餘味否？」春花頓足叫屈不已。月娥見玉環垂首沉思，暗暗好笑。乃托詞問曰：「有檳榔否？今夜嘴覺淡些。」玉環徐應曰：「待我看看，遂開鏡台小箱，摸得數片，各分啖之。內中檢出一封書信，是今日家僕從吉安回交入劉生所復的信。因這日事故忙忙，不暇展閱，暫置箱中。於是將來拆開，對燈讀之。月娥與眾侍女等，都一齊挨肩共讀。其書云：

自唱陽關，條經半載。離愁別恨，與日俱深。惟遙祝芳卿寢食安和，順時偕吉為慰。生自今春三月，始抵螺川。即欲言歸，以慰飢渴。將奈龍泉、吉水諸縣，權雄蝟集，流寇蛇旋。南望故關，飛身莫過，良可恨也。是以遷延日月，淹滯於今。近況蕭條，不堪言喻。雖曰身處螺川，而實神歸瑞府矣。比者，梅香入夢，雪片敲窗。睹物傷情，誰能遣此。而回憶花晨月夕，與芳卿握手談心，此景此情，已難復觀。每一感觸，不禁涕泗滂沱。而獨對韶光，真覺惜分惜寸矣。即卜歸期，以諧夙願。北風多厲，少慮為佳。願卿其放心待之。

乍接佳音，離愁頓破。表情既慰，能勿快然。特以疑信交參，鄙懷終有未釋耳。前於七月初秋，會有瑞州客者，投一書與生。道為白家密信，閱及書意，其中云云。生固不敢疑芳卿之負約，竊又疑嚴命之難違也。遂爾憂疑交迫，日積於懷。飲恨含愁，臥病於牀者旬日矣。無何螺川有金氏者，與楊伯素屬通家。謂心慕生，欲以女妻。生恐俱失，權與成盟。比及青鳥音來，始知芳卿之不貳也。事已至此，夫復何言。欲背彼盟，實難啟齒。卿其為我處之。原接假書，一並付覽。

書後又有客思十絕。其一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山，惡木無窮壓故關，
身恨不如王謝燕，直須飛過五雲灣。

其二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江，素淚頻彈濕絳窗，
最足澆欄腸斷處，閒鷗隨水一雙雙。

其三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河，日月如輪去又過，
無奈天邊孤影雁，聲聲喚得別愁多。

其四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溪，漠漠征塵一望迷，
贏得冬來秋又去，可憐紅日幾東西。

其五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灘，千里徵途一劍寒，
人比梧桐連夜雨，時時剩得淚闌干。

其六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天，百轉鄉心夜不眠，
客舍蕭條驚歲暮，不堪重讀采薇篇。

其七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林，夢逐淒風夜夜深，
宛似蓬瀛驚歲暮，不堪重讀采薇篇。

其七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林，夢逐淒風夜夜深，
宛似蓬瀛天海外，只教相憶謾相尋。

其八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煙，思到窮時益悄然，
爭似卿家雙鳳枕，朝朝夜夜伴卿眠。

其九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雲，身似梅花瘦幾分，
苦是愁多更漏永，淒風寒雨隔窗聞。

其十云：

思卿遠隔萬重關，一幅雲巾幾淚斑，
安得奇方堪縮地，忽然相遇杏花間。

又付有雜思四首。其一云：

憶別芳顏又一秋，殘魂夜夜逐筠州，（即瑞州）
無情最是清江水，猶為離人向北流。

其二云：

落月斜侵滿屋樑，孤燈挑盡意茫茫，
連宵未適還鄉夢，一枕狂魂淚兩行。

其三云：

寶鴨香消思已闌，羅衾愁絕五更寒，
可憐半夜梅花月，一樣風光兩地看。

其四云：

雲山疊疊水悠悠，一日相思當九秋，
無奈寒齋沉寂處，空階獨坐望牽牛。

後寫愚夫婿劉子章拜復

玉環看畢，驚疑曰：「那假書是何人造的，卻道我與張家成盟呢？」正在沉思，因見月娥背面忍笑，又回顧小鶯。而小鶯亦望上月娥欲笑。玉環知其中必有蹊蹺，忽悟曰：「我明白了，那假書必是妹妹所造，以誑劉郎。使劉郎絕念了我的舊盟，然後附就了爾的新約。新約亦定，則今日才可同嫁劉郎了。妹妹爾道是否？」月娥凜然起謝曰：「誠然誠然，休怪休怪。只是小妹不得已而作此計者。一是情深在姐姐，一是愛煞在劉郎。只要聚首終身，才算畢生願足。至於專房正位，小妹焉敢望之。」玉環曰：「吾等同體同心，又何嫡庶之別。只是此中緣故，我卻未曉到來。其在劉郎，素聞妹妹之芳名，見妹妹之佳作，固無不願。妹妹乃深閨素守，卻從何處拔識劉郎，就起終身之計呢？」

月娥曰：「因一日劉郎射雁閒遊，誤至敝居，是以相識。然那時不過聊通姓氏，卻未曾道及其他。」玉環曰：「即是偶然相識，怎又將我私盟私約，亭前飲酒，席上和詩，以及所贈繡包之事，一並都說出來。何交淺言深如此？」月娥笑曰：「這又是因一夕，妹妹到劉郎映雪齋中，與郎同寢一宵。問得此繡包之故，是以言及耳。」玉環驚問曰：「妹曾與郎同宿耶？」月娥答曰：「然也。」玉環聲低笑問曰：「起來裙帶短些兒否？」月娥曰：「姐莫非疑有雲雨之事耶？無之，無之。」玉環啞然笑曰：「爾何瞞我之甚也。佳人才子，乍得同衾。況一個是孤客蕭條，一個是深閨寂寞。擬其相須之急，有不啻餓雞之見谷，飢虎之得羊者。而謂其徒同衾枕，不起撥雲撩雨之情，有是理否耶？」春花亦曰：「佳秀初逢，竟不舉事，天下也斷無此愚士子，天下也斷無此呆佳人。想是怕小姐怪他先嘗，故不肯直招耳。」月娥曰：「二位那知其中緣故。」乃將昔日男裝會劉生之故，細細說來。且曰：「爾道如此蹈險履危，方能幹成此計，則吾情之苦為何如也。」玉環笑曰：「原來如此，妹妹此舉，可謂入虎穴而履虎尾者也。倘被劉郎看破，奈何，奈何。」月娥曰：「小妹所為，斷無失著。即或被郎看破，當亦似姐姐和詩飲酒作如是觀，不至及於亂也。」秋月旁曰：「二位姐姐，爾嘲我，我嘲爾，幾至笑煞了人。」玉環笑曰：「不是這般，怎得恁多笑話呢。」於是談至五鼓，方才安眠。

次日午飯後，玉環正與月娥同牀倦寢。忽秋月入房報曰：「劉郎歸矣，現來在花下，潛待小姐出來。」玉環、月娥聞報，都驚喜得連忙下牀。連花鞋兒都忘記穿了。玉環挽住月娥曰：「妹妹且謾些出。爾只消靠著紗窗窺覷，待我戲一番劉郎與爾看看。」

於是一面說，一面怒狠狠的走出小門。繞花喝曰：「今日烏雀驚喧，定有偷花賊潛伏在此。」劉生趨出曰：「是小生，不是花賊。」玉環叱曰：「我不管爾小生、大生，入到此處便要以花賊問罪。」生驚問曰：「小姐莫非不認得劉昭否？」玉環愈怒曰：「怎麼不認得，爾這薄倖郎。我當日只道爾是個好人，誰知爾欺心背約，貪得無厭如此。」劉生曰：「小生如何欺心背約，貪得無厭。請小姐詳之。」玉環曰：「說來越發令人煩惱，爾昔日與我說甚麼話，怎麼才往吉安半載，竟就與月娥約個新盟。將我的舊盟，看得水流般淡，爾道可恨不可恨。然又何止月娥便罷，依爾這色中餓鬼的意思，便教有十個、百個、千個、萬個，都一般消受起來方才足爾的願哩。」劉生悵然曰：「月娥之約，非小生故意為之。望小姐息怒開心，待小生申訴一遍。」玉環曰：「此故我已知之，何消再說。只是爾我既不相念，便好到吉安去，與月娥做好夫妻，快活無憂。莫再來此，纏纏擾擾了。」劉生欲辯無從，欲言不得，正在惆悵。

忽聞隔花有人笑且來曰：「劉郎莫要聽他，他慣要戲耍得好不顧人死活的。」玉環顧之，乃月娥也。乃撫掌大笑起來，長吁一聲，執生手曰：「半年思望，一日三秋。體弱不勝衣，為郎憔悴多矣。」生亦呼一聲，正欲致語，而月娥已至。生驚問曰：「佳人莫非金小姐否？」月娥徐徐答曰：「然也。」生曰：「來幾日矣？」月娥曰：「昨日才來。」生問玉環曰：「今日兩地成盟，洵為誤事。但未知爾二家如何處置？」玉環曰：「吾等都極願同侍郎君。昨日家君亦有此話。」劉生躍然喜曰：「如此絕妙，這真是我劉昭三生之福了。只是這段因緣，出於無意。昔日未知何人，傳此假信。遂至與金姐成盟。」玉環笑曰：「君欲知造假書之人否？」因代月娥訴說，自與君花前迎面，情愛交深，故特改裝相尋。以及用假書計，如此如此，一一說明。劉生聽了，如夢初醒。顧月娥曰：「然則，昔夜同宿的黃公子，莫非小姐否？」月娥點頭微笑曰：「然。」生啞然笑曰：「我只道世間那有如此的風流才子，如此奇人奇事，怎一向全不知道來。」玉環曰：「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者也。」生曰：「以孟德之足智善

疑，猶落闕澤假書之計。況我非孟德之智，無孟德之疑，而能出此圈套耶。」於是相視大笑。

正談得酣暢，忽月娥之舅小哥，由小門走出池上，投石戲魚。玉環恐生為小哥所見，因喝曰：「哥兒，爾來此做甚麼？」小哥置若不聞，投石如故。玉環乃指月娥曰：「爾阿姐罵呵，爾還不快些回去呢。」小哥見了月娥，方嘻然閃入小門兒去。俄又聞白夫人謂金夫人曰：「今日雲晴雪散，正好看看梅花哩。」生聞之，急潛出園門而去。明日，白公遂修一信，達知劉公。詳言三家聯婚之故。劉公見信，喚劉生問個明白。生以那時分頭擇配，各不相知對之。劉公大喜曰：「莫之為而為，莫之致而致，此天緣也，不可不從。」於是三家合訂吉日，以來春三月十五為佳期。

未幾度過殘冬，已至三月十五。是日也，竹外蟬喧，雅韻奏求凰之曲。花間鳥語，清音譜引鳳之簫。萍開寸寸之心，柳結重重之眼。綠紗窗下，祥開好女之花。白玉階前，瑞兆宜男之草。一天煙景，滿地風光。這邊劉生，著了錦花紫袍。係上臥獅玉帶，服飾冠履，悉用朝儀。而外面儀衛森羅，伺候門外。須臾，雷炮轟處，劉生已登彩轎。鳴鑼播鼓，望白家莊而來。一路上弦管紛紛，旌旗泝泝。馬嘶炮響，震地驚天。所歷城市村鄉，男女爭觀，無不喝采。比至白家莊外，白公已冠服齊整，趨出迎之。引進華堂，行奠雁入贅之禮。奠雁既畢，忽聞朱門響處，一群侍女：有藏羞的，有帶笑的。扶出兩位新人。玉珮金鈴，珊珊可聽。於是登堂行禮，劉生中立，玉環就左，月娥就右。先拜天地，次拜白公及二位夫人。然後新郎、新人一同交拜。拜畢，月已東上。眾侍女秉燭照路，引新郎新人同入洞房，以宴合巹之歡。

時房中列著三席，如品字形。劉生居中席，玉環居左席，月娥居右席。真個爐香透鼻，燭影迎眸。而洞房之中，壁綴浮花，牆羅明鏡。芬香輝麗，宛若瑤台。既而秋月彈琴，小鶯吹管。春花手按拍板，唱喜團圓。而諸侍女等，或添香，或剪燭，或打扇，或獻酒，或登肴。侍立紛紛，各司一事。劉生陽陽暢飲，喜的是良緣佳偶，樂的是美景良宵。窗前之花月交輝，席上之管弦疊奏。一時侍女漸散，劉生乃喚春花謂曰：「我想佳人越是小打扮越好看。爾可代二位小姐，脫下錦巾，解落繡服。並金玉珠翠之類，一概捐開。庶幾秀色可餐，使我得味外味也。」既捐妝，生又令玉環、月娥移就中席，慇懃勸酒。劉生左顧玉環，右窺月娥。但見，酒至則染朱唇而微飲，肴至則啟玉齒而輕嘗。飛杯聞菉葳之香，著語見櫻桃之破。含羞帶笑，無限嬌態。微窺一回，不覺啞然失笑曰：「我平生有三樂，待我念與二位小姐聽來。

十年讀盡五車書，二八青春已唱臚，
今日桃源花發處，一鉤香餌釣雙魚。

二位小姐聽了，微笑曰：「郎君的是風流才子。此番締好，妾輩實與榮焉。」劉生笑曰：「今日吾等因緣，莫為而為，莫致而致。一似鬼神弄就，天地生成者然。況小生舊歲春間，夢與二位小姐相會。因緣遇合，默默中早已鋪排。不然夢幻偶然，何今日一一恰合如此。」玉環曰：「良緣由宿締，佳偶自天成。斯固理之所自然，事之所當然，情之所同然，勢之所不得不然者也。古來王謝佳偶，盧李良緣，雖雲事出人為，而實緣由天定也。」劉生大喜，乃於襟間取出玉環所贈的鴛鴦繡包。以調玉環曰：「卿今夜可以交頸否？」又於袖間，取出月娥訂盟的金如意，以調月娥曰：「卿今夜可稱如意否？」說訖，仰笑稱快。玉環、月娥，忍耐不住，都低頭含笑起來。劉生此時，紅夢情濃，目視春花秋月。二人微笑會意，遂徹出酒席，掩上朱門。生等三人，攜手入房，作同枕之會。生此時左偎軟玉，右抱溫香。魄喪魂消，刻不自禁。於是推心致語，欲試新香。玉環先推月娥，月娥又轉推玉環。生笑曰：「長幼有序，吾當次第及之。」遂先與玉環，暗脫羅裳，輕鬆繡帶。玉環推辭不得，但附劉生耳邊低笑曰：「這般事節，真個羞人。」生亦附耳低笑曰：「就羞也奈得甚麼？」於是先試玉環，次試月娥。妙趣濃香，不堪言喻。斯時也：

鴛鴦帶下，撥開一點胭脂翡翠。衾中裝就，滿天雲雨。左一個半推而半就，右一個且畏而且羞。開玉股以迎歡，咬朱唇而索味。笑當暗處，潛教柳葉眉舒。興到狂時，那管梅花骨碎。關弓擲魄，陣也迷魂。聽屑屑之微聲，始稱痛而繼稱快。撫殷殷之雅意，此爭妍而彼爭憐。如此風流，人間僅有。這般快樂，天上全無。

事畢，玉環、月娥各以錦巾，抹取嬌娘暹紅，以示徵信。生笑指曰：「此妙物也，珍之，藏之。」是夜，劉生連戰四番。前則先玉環，而次月娥。後則先月娥，而次玉環。自後二人，輪夜居先，輪夜居後。居無何，玉環、月娥，請於白公與金夫人。乞以春花、秋月、小鶯等從媵，以供朝夕侍奉之職。許之，生大喜，遂納春花等於側室中。是年冬十月劉公以疾置仕，生乃攜玉環、月娥、春花、秋月、小鶯等，拜別白公夫婦及金夫人等。隨劉公以歸崇安。

路至中途，一日，劉生於船中，望見江邊樹下坐著一位少女。一青衣侍女，伴坐其旁。呼爺叫娘，痛哭一會。遂相與攜手，同投於江。生大驚，急呼舟子撈救。兩個舟子翻身入水，齊喝一聲，一並都救上船。那少女哭聲未希，仍要向外赴水。生急令春花扯住，隨教秋月取出兩襲新衣，與他們換來。那少女與青衣盼望一周，只得走入內窗，將衣更換。既出，以巾拭其膚。生顧之，真絕色也。生命之坐，叩其姓名籍貫，以及投江之故？那少女連歎數聲，答曰：「妾乃延平府，將樂縣人。姓朱名雪香。這侍兒名紫燕。妾父朱明，以鄉試第一，授鬆滋令。妾年七歲，母氏先亡。十二歲，而妾父又亡。繼母蔡氏，偏愛親兒，將妾日加詈打。妾雖曲意承順，終不獲蔡氏見容。今且擲以利刀，欲妾自尋短見。妾乃率紫燕逃避，以尋母氏之家。行數日矣，日暮途窮。恐遭強暴，迫得投江而死，以全此冰玉之軀。」說未了，聲淚雙垂，歎歎而哭，在旁聽者，無不心酸。具說可憐姐姐，玉葉金枝，乍遭苦毒，一至於此。劉生亦深為歎息，因謂曰：「吾送爾往母家去何如？」雪香曰：「母家界在浙江，半月之程，焉能相送。」玉環曰：「又送往婿家去何如？」雪香曰：「妹子年雖十八，未有成盟，有何婿家可往。」月娥曰：「然則姐姐將作何計？」雪香曰：「列位姐姐，若肯垂憐，乞留雪香掃案奉盤，以延殘喘，實所深幸。」玉環等大喜曰：「此妙事也。但姐姐既有深愛雅意，何必為此謙抑之詞。令妹妹等受罪不起來。」於是各通知姓氏籍貫。遂導雪香、紫燕入見劉公。劉公徐徐起來，問因由，也深為惋惜。須臾催舟速進。行至日暮，登岸寓居。

這晚飯餘，劉生撫劉公寢後，乃與玉環、月娥、雪香及諸侍女等，環燭而談。生見雪香，言動端莊，風格絕世，甚為敬愛。及叩其所學，直是個書屋。文淵卓識宏通，談傾四座。又問其近日有何製作？則述其自悼詩十章，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。深得風雅之旨。生聆而歎曰：「卿可謂賢才兼備者也。」於是玉環、月娥等，又與之考核典墳，互相問難。而雪香則辯論精確，洞悉淵源。心口間有包舉古今，囊括宇宙之概。玉環、月娥相顧歎曰：「吾等昔日眼空四海，自許為天下無雙。今見雪香姐姐，國色天才。吾等真應退避三舍了。」雪香曰：「即些淺見寡聞，何足與二位姐姐比擬。」談至夜半，雪香退出。與眾侍女同宿一房。玉環乃謂劉生曰：「我看雪香姐姐，其才色不落吾等之下。乞郎君以待吾等之禮待之。」生笑曰：「我才見而知其為妙人也。這卻不消說得。」比及歸至崇安，生令家僕灑掃蘭房，各自安頓。而鄉里戚友等，來拜候劉公及劉生者，日不絕門。劉生曉夜慇懃，頗勞接待。一日春花與紫燕，偶立階下。見一貴介公子至，輕裘錦服，大搖大擺而升。春花轉面咳唾曰：「他雖滿身裘錦，其一股俗氣幾令人嘔吐起來。」紫燕曰：「此等人昔人所謂衣架飯囊者也。」於是相視而笑。那貴介聞及，索然無味，須臾辭歸。自是賓客漸希矣。玉環乃與月娥斟酌，擇了吉日。請雪香小姐與劉生完婚。花燭之間，一如常禮。這晚生與雪香同寢，極盡恩愛之歡。而雪香玉體頗豐，軟滑溫柔，別具一種殊味。

是年秋七月，劉公以疾亡。生率玉環等，哭泣盡哀，喪葬如禮。其時乃明末之世，民心思亂，盜賊漸興。生欲卜居山林，為肥遁逸樂之舉。因念縣南三十里，有一座名山，曰武夷山。道書以此為第十六洞天，有十二峰九曲之勝。相傳是錢8之子，長曰武、次曰夷，隱此得道。故曰武夷。又有謂：「昔有神人武夷君者，棲止於此，故曰武夷。漢武帝嘗祀之。二說未知孰是。又按山上有峰，曰大王峰。大王峰北，一峰曰幔亭峰。始皇二年，八月十五日。武夷君大會鄉人於此。設幔亭，施彩幄，列寶座。空中奏樂，以宴鄉人。按此，則後說近是。其山之陽，有□真館、鐵笛亭、石鼓堂、九曲溪、問津亭、朱子精舍等古蹟。又有玉女峰、晚對峰、九曲峰、大小藏、三姑石、小桃源、接筍峰，皆避世勝概。諸勝中，則幔亭峰為尤奇。石壁峭然，方正如削。其壁高廣十餘丈，上有朱子手書幔亭二字，方廣各二丈。異人羽客，往來其間。

時劉生欲學長生，乃卜隱於幔亭峰下。量度形勢，即日鳩工，先築成了一曠花園。廣闊數里，就其現成竹樹泉石，雜植異果名花，萬綠千紅，備極清致。又於花徑會通之處，各起樓閣亭台，以為遊觀息宴之所。樓閣之下，左築魚沼，右築蓮池。附視之，則翠蓋田田，游鱗競躍，真勝境也。當園之中，則建以華屋。宏敞壯麗，如宮殿然。左右兩廊，各建一堂。彼此朝對，可以互望。堂後大窗四幅，純用玻璃，使其坐可觀園內之花，睡可睹林間之鳥。堂之前，雕欄畫檻。俯瞰階下，盡是瑤草瓊花。屋之前，突起一閣，少低於屋，而高出於左右二堂。使外望園中，萬綠千紅，一一都歸眼底。是日夜閒坐之所也。閣之前，朝面而上者，左右各建小花亭。號曰，吹鼓亭。舞女歌姬，處於其上。

時劉生以千金購取良家少女，有麗色而精音樂者八人，充入吹鼓亭。號曰八音，以為晝夜奏樂。一名曰松濤、二曰竹籟、三曰蕉雨、四曰桐風、五曰飛泉、六曰懸滴、七曰曉鳥、八曰秋蟬。又購有麗色而工針線者四人，以制衣裳。一曰錦娘、二曰繡娘、三曰珠娘、四曰翠娘。又購有麗色而善烹調者八人，以司中餽。一曰煮石、二曰餐雲、三曰燒丹、四曰調鼎、五曰切玉、六曰和香、七曰含飴、八曰雨粟。又購有麗色而善承順者十人，以供使令。一曰青山、二曰綠水、三曰好鳥、四曰奇花、五曰光風、六曰明月、七曰曉雪、八曰晴煙、九曰清泉、十曰秀石。以上統玉環、月娥、雪香以下，計所貯佳人美女，共三十七人。玉室瑤房，各居一所，以便遊幸。而各房之外，欄階連屬，以便往來。至於園中左側，卻流有一帶長河廣二丈餘。水面平順，而兩岸花柳竹樹，交蔭蔽天。生於水邊多建小亭，以為盥濯游歌之所。由河逆流而上，約半里許，有一幽谷。谷中一溪曰寒溪，木石交遮，雖當酷夏，猶覺寒氣凜冽。生倚著石壁築一臺，凌波而起。顏之曰，納涼台。炎夏之天，則偕美女歌姬避暑於此。又由河順流而下，約一里許，卻又是一泓大湖。名曰龍湖，廣十里餘。水石交雜，當中有一磐石，方正平坦，出水不過尺餘。生又建一亭於上，四面洞豁。額之曰：鑿波亭。當月夜良宵，則偕諸美泛舟，和詩飲酒。而八音諸女，則奏樂以隨之。帆隨湖轉，任其所適而已。

生自是，日與三十七位佳人，遊宴於此。琴棋詩酒，曲盡其歡。花辰則酌酒園中，月夜則泛舟湖上。至於雲雨之事，則不擇地而施。或於月下花間，或於舟中亭上，興濃則舉，興索即休，無所強也。生又素習健陽之術，一夜之內可戰十回。然雖未免雲雨之情，而其瀟灑出塵，已飄飄然作羽化之想矣。其時詠吟詩句，積稿不下數千。其中秀骨清音，均栩栩帶有仙氣。各錄一首於左。

劉生詩云：

大王西畔幔亭東，疊疊瑤台倚碧空，
鸞鶴自調弦管外，煙雲時入畫圖中。
長天月掛千秋白，滿地花分萬徑紅，
不惜登臨閒極目，混身疑在廣寒宮。

白玉環一首詩云：

突兀神京勢邈然，祥風瑞霧靄群仙，
珠簾夜靜和雲卷，紫府秋深抱月眠。
幾度泰山成礪石，三番滄海又桑田，
從今準備青鸞駕，重上蓬萊第一天。

金月娥一首詩云：

寂寂秋山萬景清，涼風微度夜雲輕，
星珠密列黃金闕，月鏡高懸白玉京。
戛竹喚回閒客夢，隔花吹徹洞簫聲，
個中學得純陽訣，長在龍湖伴月明。

朱雪香一首詩云：

古今人已去紛紛，一隔仙凡迴不聞，
拂竹喜教鸞作侶，看花閒與鶴為群。
琴臨碧水彈明月，酒向丹山酌白雲，
我欲騎鯨空際外，好將真訣問茅君。

春花一首詩云：

九日仙風鬧玉堂，大羅天半譜霓裳，
飛瓊乘輦攜鸞鶴，弄玉吹簫引鳳凰。
萬里浮雲生足下，一輪明月掛襟旁，
閒閒半局棋初罷，何處人間歲月長。

秋月一首詩云：

萬里晴山壓翠來，秋光雲影共徘徊，
三邊白水連天曙，一色黃花滿地開。
明月有心歸海嶠，曉風無夢到蓬萊，
何年許我乘黃鶴，留待重登玉女台。

紫燕一首詩云：

玉洞瑤房倚大羅，秋風是處動雲和，
三千世界閒中度，百萬江山夢裡過。
夜逐麻姑游翠館，朝隨織女浣銀河，
回頭長嘯空天地，笑指流光一擲梭。

看他們諸作，都是身有仙骨，詩雜仙心。煙火中人，更從何處追跡。其餘司樂、司針、司廚、司事諸姬，各有詩章，集隘不能盡錄。至於平時閒談雅辯，又都是開古今之疑案，發天地之幽藏。一日紫燕與春花、秋月等，閒坐於右廊堂中。說地談天，放聲大作。適劉生與玉環、月娥、雪香閒步而至，盡聽所聞。

玉環笑而入曰：「列位識見高矣，但天之所以為天，未知有何確論？」紫燕從容對曰：「天者群陽之精，積氣而成。合之為太一，分之為殊名。其氣浩浩，其色蒼蒼。其象穹窿，其神元冥。乘氣而立，載水而浮。藉八山而作柱，憑二氣以運行。三百六十五度周天之數，九萬一千餘里離地之程。是天者，元氣之所生，而為萬物之祖者也。至於天有九野，天有九名。九野者，中央鈞天、東方蒼天、東北變天、北方元天、西北幽天、西方皓天、西南朱天、南方炎天、東南陽天是也。九名者，一名中天、二名羨天、三名從天、四名更天、五名鉅天、六名廓天、七名滅天、八名沉天、九為成天是也。天之最高者為離恨天，是居九重之上者也。至又有三十三天之說，其名數繁劇，未可枚言。而其日月之轉旋，星辰之次。舍其常度定數，則又可推算者。」時紫燕正要算出滿盤星度來。

忽月娥又笑入曰：「這都是老生的常談。況論到星經，便到明日也講不盡，這不消說了。但我平生有個疑案，人咸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，想這天豈有所缺陷的。就有缺陷，豈石所可補的。就是石可補，豈人所能補的。未知有何見解？」紫燕對曰：「所謂補者，是補其功用，非補其形質也。當天混沌之初，太元之始。天之五方雖具，天之五行未全。而女媧氏見五色之石，而悟五行之精。故因白色而煉金之精，因青色而煉木之精，因黑色而煉水之精，因赤色而煉火之精，因黃色而煉土之精。以資天地化元

之用。則天地之缺憾，實女媧補助之也。」

時眾美聽了，都稱古今未有之確論。紫燕曰：「五人博古稽今，全要獨具隻眼。就如魯論所稱作者七人，這七人自古及今，全無知者，豈非可笑。」月娥曰：「所謂七人是何人也？」紫燕曰：「即儀封人、丈人、晨門、荷蕢、長沮、桀溺、微生畝是也。」月娥大喜，謂玉環曰：「他此言不知出於何書，但總計魯論，所有賢而隱者，實不外此七人而已。此是孔子週遊列國之時，於魯則得微生畝、晨門。於衛則得封人、荷蕢。於楚則得長沮、桀溺、丈人。那時都一一記念在心。及還轅之後，共計有德而隱者，恰得此七人。故發此歎，意謂天下顛連已久，我既不得行道，猶望世之有賢德者相為維持。乃他們或甘力田，或甘下吏，都一般隱去，豈不可歎。至於接輿乃狂士，非隱士也。所以不在其列了。」玉環曰：「如此見解，就是他無所徵，本也可為古今人，開一蠶叢。」紫燕曰：「我又說個有所本的。孟子宿於晝，其來留行之客，則鄒忌也。東坡游赤壁，其吹洞簫之客，則楊世昌也。至於牽牛堂下之人，昔曾考得其名姓，至今竟忘卻也。」月娥曰：「這些我們都曉得到來，不消說了。但爾讀孟子那句『為長者折枝』是怎麼解？」紫燕曰：「言為長者折草木之枝也。」月娥曰：「我固知爾為俗解所誤也。夫手節之間曰枝，為長折枝，言為長者按摩手節也。猶今之轉筋而構手節。古來惟趙岐注，獨得此解。他如魯論『於斯為盛』那個盛字，從來講家，皆以盛字屬唐虞說。謂唐虞兩朝，較之於斯為差盛耳。如此說，則是聖人將周才一抑了。下有婦人焉二句，又將周才一抑，想聖人斷無此意思。且於下二句，文氣也覺不順。不如以盛字屬周才說。蓋謂才莫盛於唐虞，然合兩朝觀之，僅得五人。猶不及於斯之十人為加盛也。而中有一婦人焉，不過九人而已。則才之難為何如。如此說，語氣豈不更順。」紫燕於是聲聲歎服。他們平日卓識偉議，即此可見一斑。

時劉生與眾美遊樂，約十餘年。忽一夜，值了八月十五。真覺得，銀潢皎潔，光搖龍尾之精。玉宇明輝，朗滿蟾圓之色。生與眾美，這晚大有興會。先在花園謾游一遍，然後附臨清河，同登彩船，浮游河內。其時司事已於兩旁亭上，焚起十爐真香。繚擾芬芳，香聞十里。司樂諸姬，又已彈絲吹管，齊奏清音。生自與玉環、月娥、雪香及春花、秋月、小鶯、紫燕等共八人，同坐一船。逍遙飲酒，甫數盞。忽然清風起處，隱隱將幾張船隻，徐徐引出到龍湖來。生大喜曰：「十八姨真是知趣人也，可與小生陪興一杯。」遂以夜光杯酌酒，向空而灑。那時真覺得水天一色，風月雙清。渾然一幅玻璃世界。生顧謂眾美曰：「良宵美景，賞心樂事，人世風流於此矣盡矣。惜不能如麻姑玉女長生不老，長游於瑤池玉洞間耳。」飲至夜半，酒已微醺。不覺船已浮至鑿波亭邊。劉生乃率諸姬，繫船登石。那時仰觀月色，俯鑑湖光。萬象皆空，飄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概。生顧謂眾美曰：「我思人世，功名富貴，真是一掬塵灰。；目之間，冰消雪散。又何如仙人羽客，乘鶴駕、奏鸞笙，世外雲遊之得大自在哉。」

言未已，忽望見大羅天上，祥雲四合，瑞霧凌空。光怪陸離，莫名其狀。只聽清風飛度之際，泠泠66。隱隱有弦管之聲，逸韻清音，絕非人世所有。看看那雲霧悠然而至，漸降漸近，竟屯駐於前面空中。霧鎖煙蒸，迷離莫辨。霎時，雲屏開處，卻露出無數玉殿銀宮。華麗參差，靈光燦燦。而前面錦帳之內，翠蓋之下，端坐著一位仙娥。玉貌冰肌，光映左右。兩旁姬妾環侍。或執旌旗，或奏絲竹，或佩寶劍，或捧天花。清麗飄飄，均是風塵外物。生等看得神思恍惚，急得鞠躬稽首，朝上拜之。忽聽殿上雲板三聲，管弦齊歇。那仙娥清音嚶嚶，語曰：「妾乃緜氏西王母第十八女，紫微夫人也。今奉玉帝鈞旨，宣回列位仙子，同返天宮。」劉生稽首曰：「凡夫等生處紅塵，卻不知前身是何因果。遽蒙宣召，甚覺惶惶。」紫微夫人曰：「君等謫降之日，已飲過迷夢黑湯，那裡記得前生因果。今有群仙錄籍在此，君等靜聽，待我一宣知。」

遂喚侍女捧出丹篆一卷，翻檢案上。朗然讀曰：「劉子章，原係西天長庚星君。因違令忤旨，謫居塵世三旬。白玉環原係九天元妃側室，即左少君是也。因誤翻上帝玉盞，亦謫居塵世三旬。金月娥乃月宮素女，因擅摘一枝玉桂，亦謫居塵世三旬。朱雪香乃天花使者，司散天花之事。因游銀河不返，亦謫居塵世三旬。春花、秋月、小鶯、紫燕，皆原係紫微宮中侍女。俱因奉職有缺，謫居塵世三旬。其餘司樂、司針、司廚、司事諸姬，均是上界侍兒所謫降者。今放期已滿，各宜早返天宮，以司原職。」言訖，又曰：「但君等既降凡胎，塵緣未脫。宜各服絳雪靈丹一粒，自然換骨輕身。而前世因緣，亦可復悟矣。」

遂令侍女捧一蓮花盤，向空傾下。忽石上珊珊響處，恰撒落三十八粒金丹。光潤如珠，異香馥鬱。於是各取一粒，銜入口中。真覺香透心肝，清沁骨髓。須臾，身輕如羽，真可憑虛御風矣。紫微夫人微微笑曰：「君等既換凡身，宜速登矣。」因顧左右曰「羽駕安在？」一侍女應聲，把旗一召。忽有無數青鸞白鶴，飛集石上亭前。生率眾美，各跨一乘。隨著紫微夫人，悠然而去。噫！若劉生者，真可謂及時行樂，而得人生之大自在者也。他人貪圖富貴，勞勞碌碌，虛度此三十青春，不亦悲哉。

總論：

煙花子曰：看他入手，先以遊春一夢，虛虛冒起。已將全傳涵蓋個中，以下處處說夢中之人，處處敘夢中之事。都不出此夢圈子，共立格立局，可謂別出新裁。通體以游夢起，以遊仙結。而中間劉生、玉環、月娥、雪香等，又都是應夢而生。個個是夢中之人，件件是夢中之事。看來全是一片幻景，一幅浮圖。轉覺人世數十年，酒色煙花，直可當一場春夢觀也。作者寓意，最為微婉。月娥圖事，較之玉環圖事，更是十倍艱難，何也？玉環之際，劉生意中，止有玉環，而未有月娥也。玉環雖不圖，而生亦必圖之也。月娥之際，劉生之意，雖有月娥；而劉生之約，已屬玉環也。月娥雖圖之，而生又必不圖也。況玉環圖事，第憂父母之一，或不許。不憂劉生之萬有不從。月娥圖事，既憂劉生之一無或從，且憂父母之萬無或許。於此而欲開玉環之舊約，聯月娥之新盟，不亦難哉。

月娥改裝私會之故，直是反經行權，萬不得已之舉。蓋玉環之事，順而易者也。月娥之事，逆而難者也。順而易者，必守其常。逆而難者，必從其變。若謂玉環為守玉待價，月娥為抱玉求售，則斷斷乎不然之。月娥行假書計，已有個讓嫡居庶的意思。即欲誑劉生訂過婚盟，等得日後他們識破時，料也必定樂從了。若謂月娥真要劉生聯新棄舊，便非月娥之所以待玉環，並非月娥之所以為月娥矣。

傳中人人都在易寫，惟月娥最為難寫。看他寫月娥處，其中調停擘畫，煞費精神。及至山窮水盡之時，卻又想出假書一計。不特善於生發，並使許多崎途險徑，都歸平坦。自然絕無一毫牽強。所以然者，由其在情理中著想耳。作文不到險處不奇，中間寫月娥改裝以會劉生，是三分險了。又寫到寢同一榻，便是五分險了。再寫到移同一枕，更是八分險了。及寫到接手於胸，加足於股，真是十分險了。但是寫到加股按胸，尚能全璧歸趙，似出尋常臆斷之外。然看他先著睡熟二字，則是不知不覺而加之按之，卻仍在常情之中。其越險處，正是越奇處也。

少年金榜，富貴洞房，亦云奇矣。況其佳麗類聚，觸目琳瑯。遊戲十餘年，飄飄然歸羽客天仙之境，誠人生極樂事也。想必作者胸中有此素願，故藉此索性寫來耳。